

風

蕉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出版

本期要目



劉抗

農夫

談報告文學（文藝座談之八）

太極拳的啓示（蕉窗閒話）……………申青

賭博世家（小說）……………江陵

飯桶（小說）……………古梅

牆（新詩）……………常夫

再會吧，夏天！（翻譯小說）……………馬摩西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Tel: 23497

P. O. Box 2034

Singapore 10.

53A Zion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地址：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

總經理：

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Tel: 27269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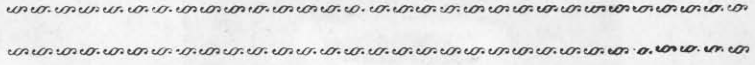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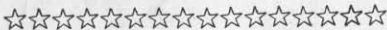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

全年叻幣四

元一角

閱訂迎歡

評批迎歡



## 目錄

農夫(劉抗畫).....(封面)

談報告文學(文藝坐談之八).....(3)

    范提摩、高宇、江源、辛生、  
    盧維、申青、姚拓、興周。

太極拳的啓示(蕉窗閒話).....申青(8)

小說

    賭博世家.....江陵(9)

    飯桶.....古梅(15)

    創痕夢憶(散文).....方生(7)

新詩

    過去和現在.....夢冰(11)

    牆.....常夫(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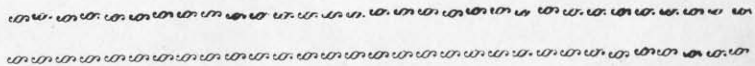
    懷念.....朱文(17)

再會吧，夏天！(翻譯小說).....馬摩西(19)

女人的暗語(雜感).....莊綺(22)

吉打的第三大城一居林(馬來亞素描).....洪永松(23)

徵文比賽揭曉.....(封底)



# 談報告文學

## 文藝座談之八

### 報

#### 一、甚麼是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出現的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把客觀現實如實的寫出來，凡人物事件，都必須有根據，不能由作者虛構，要根據作者所體驗的實事作基礎，用形象的手法報告出來。報告文學在目前正風行着，在這動盪的時代，也特別需要這種文學形式，因為這種文體矯健有力，故又叫做「文學的輕騎隊」。

### 告

#### 二、報告文學的特色

它的主要特點，是以文藝的表現方法去記敘實在的故事，以藝術手腕來表現某一特定的社會面，或某事的過程。它和小說不同的，就是不用藝術的概括方法，不採取典型的創造方法，不必一定有主人公，樸素地記述真實發生於一定地點，一定時間的人物與故事，尊重它的實在性。它和新聞通訊不同的是需要以文藝的表現方法，來描寫人物性格、環境，而且有它的主題。它和速寫相合之處，就是都寫實在的事物；不同之處是速寫往往寫幾個場面和片斷而且比較簡明，報告文學可以寫得較細膩也可以敘述整個歷史的發展。

#### 三、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產生及發展

報告文學是一種年輕的文學，不獨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也是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美國的作家傑克倫敦，是報告文學的開山祖師；蘇聯與德國在革命時期，這種形式便正式出現；在中國，報告文學的產生，比較其他各種文體都要遲一些。那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後，當時文藝界的總機構研究了「大眾化」是新興文學運動的基本路線和創作方向，為了迅速的反映大眾生活，於是提出了採取報告文學的形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總機構的執委會決議新興文學的新任務中有關創作方面的題材，方法及形式問題，會作如下的決定：

「作品的體裁，也以簡單明瞭，容易為大眾所接受為原則。現在我們必須研究，並且批判地採用中國本有的大眾文學，西歐的報告文學，宣傳藝術，瑣頭小說，大眾朗誦詩等等體裁。」

在這些試行創造的新形式中，報告文學要算是最有成績的。一方面由於當時文藝界總機構作有計劃的提倡，鼓勵一些作家們從事創作方面嘗試；另一方面，是由於這種形式有其活潑性與戰鬥性，更適於反映羣衆生活，同時由於劇變的現實生活的要求，一些求生的意志與行動，使它更有了豐富的內容，作家為了迅速敏捷的反映現實，使它發生有力的社會效用，便自然的採用了這一形式。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中國還沒有報告文學，那時雖也有類似這種體裁的作品，却未被稱為報告文學，因為報告文學這一名稱還未被確立起來。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為了反映救國運動的澎湃，以及中國人民激越的反日情緒，有許多報章雜誌發表了不少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不過報告文學在中國新文學中確定了它的地位，成為新文學的一個部門，却是在文藝界總機構的決議之後。尤其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以後，作家們首先表示了熱烈的響應，他們參加了反日救國運動，担負起宣傳工作，並且親冒炮火，上過前線，親自將慰勞品，宣傳品，送到最前線的戰壕中，送到戰士們的手裏，又從他們的口中，搜集了前線的材料回來，這就促成報告文學的大量產生。錢杏邨編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一書（一九三二年出版），就收集了許多人的親身體驗的作品。那時候的唯一文藝報導性刊物「文藝新聞」，除了刊登許多報告文學的作品，並且第一次介紹了關於報告文學的理論。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雖然不久就告終止，全國民衆的抗日運動却一直繼續發展下來，而報告文學即是一吮吸着抗日鬥爭的乳漿而成長起來的。」

九·一八至一·二八時期的報告文學題材，大抵限於前線的戰鬥，敵人的殘暴，士兵的生活，民衆的活動等。自一九三二年以後，它的作者範圍及於專門文藝工作者以外的都市店員、工人、學生以及鄉村知識份子等

，因此，它的題材範圍擴大了。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孫瑞瑜編的「生活的紀錄」一書中，我們看到了各種人的怨慘生活的紀錄，也有不斷的反抗和鬥爭的反映，顯示了當時中國人民生活的真實形象。

就在一九三五年，又翻譯了世界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品「秘密的中國」（基希作）和「上海——冒險家的樂園」（愛狄爾勒作），都是取材於中國的事實，對於中國報告文學的寫作，啓發很大。

一九三六年，上海文學社仿照高爾基主編的「世界的一日」為例子，發起編輯「中國的一日」，選定那一年五月廿一日，要求全國一切作家非作家，在那一天留心他所經歷所眼見的一切大小事件，寫下他的印象，意思是在表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面貌，成為中國的一個橫斷面。這書由矛盾主編，從各方面的來稿中，選出五百篇左右，編成一部八十萬字的巨冊，成為一部規模龐大的報告文學集。我們從中看到了普遍的農村經濟的破產，也看到了日帝侵略的巨爪到處伸張，那裏有失業羣和要求吃飽的呼聲，那裏也有爲了生存和自由而獻身鬥爭的人們。

這時期上海會出版過一種名為「報告」的刊物，專刊報告文學和各地通訊，可惜很短的時間就夭折了。以後又有兩個文藝半月刊「中流」和「光明」，以及別的幾個刊物和報紙副刊上，都刊登過不少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都是深得好評的作品。

最大的激變和帶來的最豐富的内容是一九三七年的七·七和隔一個月零六天以後的八·一三，北平上海先後燃起了抗日的烽火，爆發了民族解放的戰爭。「作家庭生活隨着現實底激變而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們感受着紛繁複雜的生活印象和經驗，激起了熾烈的熱情；這熾烈的熱情和豐富的生活印象，逼着他們採取最直接而單純的形式，迅速而敏捷地記錄出生活底事實！並企圖使這種記錄直接地影響社會的改革，發生社會的效果，而報告文學就是最適合於完成這種任務的文學形式。這是抗戰以後，報告文學特別發達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基於這個基本原因和一些別的副因，例如青年文藝讀者 and 因戰事激動而酷愛報紙雜誌的讀者羣，都期望能在文藝作品中很快的看到他們所關心的抗戰事業的記錄和反映；因戰事的影响，在抗戰初期，大型的雜誌書籍不得不暫時停頓，短小的報告和詩歌，於是就成了當時文藝部門中的中堅。因此報告文學一時成了中國文藝的主流，成爲最廣泛，最適切的反映這動亂時代的文學形式。

抗戰開始以後，急劇變化的現實生活，要求文藝創作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戰鬥的風貌，藉以鼓舞全國人民，報告文學就在這種現實要求下，作爲主要的文學形式，曾經在抗戰初期有過轟轟烈烈的表現。後來由以羣編選的報告文學集「戰鬥的素繪」一書，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在前方後方以及淪陷區各種不同的生活與鬥爭，表現出當時中國各方面的情况，在今天讀起

來仍然是很動人的。

在作家方面，致力於報告文學寫作的，有丘東平、曹白、劉白羽、駱賓基、沙汀、碧野等，大都是記錄了各戰場的戰鬥生活。在這一羣作家之中，丘東平後來在敵後工作，是被敵人的槍彈射死的，他就是這樣的以鮮血貢獻給民族革命戰爭。他走入敵後以前的作品由七月社編爲「第七連」一書，在這本書裏有三篇是報告文學，其中「第七連」是記載在戰鬥中受了重傷的一個連長的談話；「我們在那裏打了敗仗」是記載江陰砲台守將的戰鬥遭遇，他的部下和同伴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戰死了，他最後才和四十多個同伴一起撤退了。「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是記載一個女難民在上海戰役中的苦難經歷，有力的寫出了敵人的殘暴和上海人民的反抗行爲。曹白也早已故了的，他的報告散文集「呼吸」中，有幾篇是報導了長江兩岸游擊隊怎樣從艱苦中建立和成長起來的過程，以及他在游擊生活中的見聞經歷。另有幾篇是寫難民生活和爲難民服務的青年們的活動。他自己雖說「感情的絲縷不免常常牽連着已逝的寂寞」，但這主要是由於他對黑暗勢力的憎恨來的，難民收容所中的種種不合理情形，以及主管者的貪慾和險詐，是無法使他樂觀的。劉白羽的「逃出北平」，蹇先艾的「塘沽之日」，都是以流亡生活經歷爲題材的，記載他們怎樣從敵人監視檢查之下走到後方的。「于逢的「潰退」，王西彥的「四個雞蛋」分別敘述了退却和突圍的情形，這些作品除了表現出軍民一致的憤激的抗戰情緒外，也寫出了一些負責當局臨事慌張，未作充分準備的近乎荒唐的許多不合理的事實，其中有些是不能不令人憤慨的。

全國文協的會報「抗戰文藝」曾出過「轟炸特輯」，記錄敵機瘋狂轟炸重慶的情形，並表現了中國人民的不可征服的堅強意志。魏伯的「偉大的死者」是記錄了敵寇在晉東南的屠殺，在敵人這些罪行裏，中國人民的戰鬥決心更加堅強了。以羣的「聽日本人自己的申訴」等，敘述了敵兵的困窘和厭戰，天虛的「兩個俘虜」，沈起予的長篇「人性的恢復」，寫出俘虜的轉變。

抗戰後期，作家們除了寫前方的情形以及中華民族的受難外，更注意到了大後方的建設和生產；荊有麟的「第十三分廠」、「在大砲廠裏」、「火焰下的一天」，記錄大後方各生產建設部門中工人們爲提高生產效率，不顧自身利害努力的情形，朱聲的「開荒」，夏雷的「生產插曲」，高陽的「達布赤克的開拓」等，記錄了在艱難的物質條件下，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方法突破了自然和物質的限制，造成了奇蹟似的生產速度的故事。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戰爭使許多作家們分散着投進了各方面，及億萬的參加各種工作部門的智識青年中新作家的不斷地產生，使報告文學因此而丰饒多彩，成爲抗戰文藝中最發達的一部門，尤其是在抗戰初期，在數量上它壓倒所有的別的創作，質量上也有許多藝術芳香很強烈的品作。

## 四、關於報告文學的創作

報告文學沒有一定的體裁，可以由作者自由處理，有的用第一人稱寫的，作者自己也寫入故事中間，有的是用作者敘述故事的方式寫的，也有的是借人物的嘴來敘述一件故事的；所以在報告文學中間，敘述往往更多，或是把描寫和敘述溶合在一起，它的型式可大可小。也可以寫成一個長篇。

關於題材方面：有些讀者以為寫報告文學一定要有轟轟烈烈的故事才能寫，或則覺得自己生活周圍都平凡得很，沒有什麼可寫，因此覺得不知道該寫什麼；這其實是不對的，只要有真實生活內容，並不一定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故事，否則豈不是要變成守株待兔了麼？而真實生活是存在於我們周圍的，問題是在我們能否去發掘？文學上有一種所謂「材料主義」，這是應該為我們所反對的。這是說，只有材料沒有通過作者的思想情感，那只能說是一種新聞的記事，不能算文學作品。但反對「材料主義」，並不等於反對「材料」。文學的材料就是生活，沒有生活，怎麼能寫出東西呢？所以仔細而具體地去認識生活，在寫作者都是重要的。報告文學不應是瑣碎的現實的再現，牠應當基於對現實的深刻的了解和廣博的認識，發揮對素材的批判和組織的主觀的力量，而形成主題明顯結構完整的作品，報告文學於是由現實的複雜的素材中作精慎地抉擇，選出最有意義最切要的素材，並加以綜合、整理和補充，而作為牠的題材。

寫報告文學，一定需要調查，作者為要寫成一篇報告文學，常常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去實地調查、訪問、收集材料。譬如夏衍從前寫一篇「包身工」，他就天天早上到工人中間去作訪問，和工人們談話，三個月才寫出一篇八千字的報告文學。這種方法，對於初學寫作的人是很可採用的。如果你覺得有什麼生活或故事值得寫，就花點功夫去調查研究，樸素地寫出來，一定比你憑着空想去寫出的東西有價值。

但是，也不要誤會，以為寫報告文學只需要客觀的態度。作者應尊重客觀事實，但還是應該有他主觀的分析，判斷，有對事物的愛憎，同感，要指出是非，把握住中心。這樣才能使他的作品不是照像式的機械反映，而是具有藝術生命的。

寫報告文學，應注意題材的剪裁，分別那些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需的，那些是着重的，那些是次要的，否則把一些材料亂塞進去，那會像垃圾堆似的一團糟。

報告文學在星馬很少受人注意，平時報紙上很難見到這種文學形式，而報告文學的單行本，更是絕無僅有，如這幾年來只有去年李汝琳先生所出版的「艱險的行程」，第一輯全是報告文學，也許是我孤陋寡聞還有別的作品我不知道，今晚上我們討論這個少人注意的文學形式，我覺得很有意義，希望由蕉風的提倡能引起廣泛的注意。

## 討

## 論

## 報告文學應該提倡

高宇

蕉風社主辦的文藝座談會，談過了小說、戲劇、詩歌之後，現在來談報告文學，我覺得是很好的題目。報告文學的理論和作品，在馬華文藝報刊中很少看到。這類體裁，抗戰前後在中國盛行一時，的確產生了不少優秀的作品，這在范提摩先生的報告中，已經扼要的說明了。德國著名的報告文學家「秘密的中國」的作者基希，認為報告文學有三個必要的條件：一、忠於事實；二、強烈的社會情感；三、與被壓迫大眾的密切聯繫。因之報告文學不是單純的記錄以趣味為本位的事實，而必須站在大眾的立場，精密的觀察事實，把握事實，而至於表現事實。報告文學與小說不同之處，是在於排斥想像和誇張，忠實的表现現實生活。報告文學作者，也需要新聞記者式的採訪，但它不像通訊和特寫只注重事實的報導，而必須負有改造社會的使命。

馬華文壇的小說作品，大多忽略了一些新鮮的現實題材，這主要是由於一般對現實比較敏感的年輕作者，缺乏以小說體裁來表現的才能。但更奇怪的連報告文學也少得很，我想大多數的文藝青年，僅只懂得報告文學的名詞，而不會徹底的瞭解報告文學的特質和任務，因此就難得專心致志從事報告文學的寫作。所以我覺得這次以報告文學作座談題目，是很適當的。

坐而言，便得起而行，我覺得蕉風此後應多多發表這一類作品。如果沒有什麼困難，不妨模仿「中國的一日」的辦法，來一次「馬來亞的一日」，一方面可以表現提倡之意，一方面可以表現馬來亞社會的全貌，我相信一定會發現不少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

## 為星馬文壇開新路

江源

報告文學是一種嶄新的文學形式，歷史雖然並不長久，但却應用得非常廣泛與普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的中國，蘇聯及英美等等，均有不少精彩的報告文學作品問世。

報告文學不像新聞特寫或速寫那麼簡短精練，但也不像小說那麼具有創造性。那是對現實經過精密的觀察與分析之後，所作的最確切而又最深刻的表現與反映，一切都是真實，由真實的人物、故事、時間、地點所織成的文學作品，所以特別具有歷史價值與社會意義。

作為一個報告文學的作者，必須要有文學基礎兼有新聞記者所應具備的主觀條件，更重要的是應以廣大羣眾的立場為立場，以其意識為意識，對現實問題作精微的觀察與深入的研究，最後再作最忠實的報導。

馬來亞文學正當發芽抽枝的最初階段，報告文學作品未曾多見，但到處却有豐富的報告文學現實題材，膠園中，工廠裏，礦場上以及在街頭巷

尾或僻壤村區，到處都可能極動人的故事發生，即如各階層的現實生活也都值得忠實報告。因此，我特別希望蕉風的作家們對這一種文學形式特別重視，俾在星馬的文壇上開闢一條新路。

### 舉辦「馬來亞的一日」

辛 生

日常我們在報紙上所見到的「通訊」、「新聞採訪」、以及有關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的專題論敘文或記載文都可算是一種「報導」或「報告」。但是「通訊」或「新聞採訪」或者是礙於篇幅，或者是礙於一般社會關係，或者是由於避免影響法庭的裁判見解，通常則是簡略而平鋪直敘的，甚至於是只有人名、地名、時間，而無其他的記事。至於有關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的專題論敘文或記載文，則往往偏重數字，及理論的分析。因此這兩類文字都不具有純文學的性質，也不能歸入於「報告文學」。此外有關地方的、某一行業的、某一社會角落的素描及特寫，如果寫得有文學的感染力，當可歸入「報告文學」。

凡文學必然是從客觀事實及客觀現象中提取材料，然後加上寫作者主觀的判斷與選擇；再者，文學必然是具有其文學結構、文學筆調、文學氣氛的。在這兩點上報告文學應該均不例外。

拿報告文學和小說來比較。小說是綜合了許多事實經過作者的選擇，抽出典型的而其感染性的，並且足以構成一個主題的事實，再加上作者合情合理的想像，編撰成一個曲折的故事，在人物方面，也是從許多人物身上抽取不相矛盾的特性，創造出足以表現故事的典型人物。但是報告文學所寫的却限定在一件特定的真事上，人物也是這件真事的真正主角，不能憑空臆造。

但寫報告文學者也是有選擇餘地的，因為他所寫的，必然是他所感動的，且認為是重要的特定事實。他對這一件特定事實既有所感動，並且了解這事實所含蘊的意義，因此他也可以通過他的主觀判斷去對這事實作文學性的佈局，對事實中的人物作性格的刻劃，對故事發生的氛圍加以烘托及渲染；以求更生動的說明這件事實，並付之以感染的力量。

寫得真正好的報告文學應該不亞於一篇好小說。在馬來亞的報章雜誌上報導天天都有，但用「報告文學」的筆法去寫的報導却不多見。所以報告文學，應該大大提倡；我也贊成高字兄的意見，最好由蕉風來舉辦一個「馬來亞的一日」，以便我們對馬來亞各角落的生活有一個更透徹的了解與認識。

### 寫報告文學必須客觀

盧 維

寫報告文學不能像寫小說一樣憑着自己的想像去虛構一個故事，也不能像寫散文那樣隨意所之地抒發自己的情感，更不能像寫議論文那樣地盡

量發揮自己的主觀見解和理論；它是有根據地、客觀地、有條理地吧一件事實忠實地報導出來。

因此，我覺得「客觀」是一個最重要的必須遵守的原則，反之，則失去了報告文學的意義和價值。

此外，生動、具體、明確、流利的筆觸，是構成一篇文章成功的報告文學的因素，使人充份地了解和接受你所報告的一切。

### 真實性與生動性

申 青

報告文學是新興文學的一種，但它不同於詩歌、散文和小說。其他文學可以只憑作者的想像，創造文學的內容。但報告文學卻必須與其所報告的事實相符，不可斷章取義，也不可以節外添枝。換句話說，報告文學應特別注意它的真實性。紅樓夢裏的賈寶玉和林黛玉不必實有其人，大觀園裏的種種活動也不一定實有其事，只要作者描述得合情合理，便不喪失其文學價值。報告文學便不可如此杜撰，它不單人時地要與事實吻合，並且內容情節也不可有所出入。剪裁可以各有不同，但必須把事情的發生經過，來龍去脈忠實地報導給讀者。否則，這篇報告文學便完全失去了意義。

報告文學是新聞報導的一種，但它又不同於報紙上的新聞電訊。新聞電訊可以有開必錄，把許多片斷的事實，同時呈現在讀者面前。但報告文學却必須把一件事情的許多資料搜集起來，綜合分析，加以剪裁，然後以文學的形式報導給讀者。換句話說：報告文學應注意它的生動性。不只要把一件事情的經過原委詳細告訴讀者，並且要寫得生動活潑，使這篇報告能對讀者發生吸引力。報告文學切忌流水賬式的報導，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地發生某件事情。這種笨拙的筆法，會使人感到枯燥，不忍卒讀。而這篇報告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文學價值。

### 應注意的幾點

姚 拓

寫「報告文學」時應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僅就我所知的幾點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實實在在的事物：報告文學與小說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在這裏，小說可以虛構，可以想像，但報告文學不論是一篇社會某一角落的特寫，或者是一篇各種各類的通訊報導，它裏面所描寫的事物，均應該是實實在在的，絕對不能憑筆者本人的想像故意給它加添一些「聾人聽聞」的東西。

二、文字應簡約有力：報告文學當然也可以寫成百萬言的巨著，但為了節省讀者的閱讀時間，及印刷發行上的方便，較短的文章則容易為人們接受。在短短數千字至一萬字之內，想使讀者有一深刻注意力及印象的話，那麼在文字上就非要簡約有力不可。也可以說，報告文學應有議論文的精簡，而兼有雄辯者的豪邁氣概。

三、應含有豐富的感情：假如一篇報告文學上盡是些數字的報導，或者羅列了數不清的名詞，讀者們一定會感到索然無味——頂多只能說它是一篇「報告」，而不是「報告文學」。顧名思義，除了「報告」一些真實的事情外，還要有「文學」的氣質。簡單一點說，把自己的感情，注入於文字之中，自自然然地它就是一篇好的報告文學了。

四、抓住特點描繪：儘管報告文學應絕對客觀，但這個客觀的描寫，並不是對某一件事物從頭到尾一字不漏地把它記載下來，事實上也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內，把一切事物描寫詳盡。所以，報告文學應抓住某一個重心，盡量發揮這個重心，甚至開頭結尾也盡可能與這個重心有關，這樣方可給讀者一個深刻的認識。至於什麼叫做重心？如何去描寫特寫的鏡頭，則各人看法不同，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由作者自己去體會了。

### 戰鬥的輿論

與 周

報告文學是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它的特徵是把客觀現實，源源本地描寫出來，所描寫的人物或事件都必需有根據，與想像大有分別。

報告文學原為美國文學家傑克倫敦所首創，因為處處寫實，文體矯捷而有活力，非常受人們歡迎。它之所以能迅速受人歡迎，就是因為它富有真情實感，使未曾到過戰場的人，對戰時的軍人生活，戰場上的形形色色，受戰禍影響地區的慘象，得到身歷其境的印象。使一般人對某一地區略形發展的人類生活，各地的風土人情，以及賢愚與不肖的人性得到透徹的認識。其所報告的事實富有激發性，對是非善惡有正確的批判，並且充分發揮了人道主義的精神。

在第三次大戰時期，報告文學普遍地發揮了作用。許多作家身入險境，寫出極生動的東西，因此報告文學便不脛而走，風行全球。這足以證明善寫報告文學的作家——包括戰地記者或隨軍記者，或軍事通訊員在內，與千萬萬的讀者，在思想與情感上融會貫通了。

報告文學在報章雜誌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不論是災區難民生活的慘景，或各階層內幕真象的暴露……等，原本都是極好的報告文學資料。只可惜寫的人往往言過飾非，歪曲事實，不能透過客觀的認識，深入藝術的真境。這樣就難於產生好的報告文學。

試想想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為何他寫的東西，會成了報告文學的典型，就因他有正確的觀察力，所寫的對象都有事實為根據，毫不加修飾，就不致使所欲報告的事實變了原形。高爾基曾主編過「世界的一日」，讓一般作家在同一天內，寫出他們所觀察的事物，找出富有的人生真義的文獻。其中所容納的作品，大至一件大不了的事，小至毫不足道的芝麻小事，均動用了靈巧的寫作手法，因此也都有感人肺腑的力量。

在馬來亞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應該急起直追，替報告文學增添一

點資料。南馬，中馬，北馬以及東海岸拿筆桿的文士們，應該躍上這匹強有力的輕騎，勇敢地建立偉大的汗馬功勞。為要傳真，無妨由光明面進入黑暗面，由通都大邑進入窮鄉僻壤，使書本上的知識學問和愚昧的社會生活，發生了相互取益的效力。這樣看來，凡是戴假面具的偽君子，膽小如鼠的假道學，都無法做報告文學的開路先鋒。他們畏首畏尾，筆下留情，一直在囑惡惡揚善的鎮靜劑。

如果要對症下藥，我倒認為今天在馬來亞的文友們，應該展開報告文學應如何建立的討論。對象是什麼？如何寫法？都算是討論的主題。最好多介紹那些有價值的報告文學，包括傑克倫敦的作品在內，這樣就能使作者，有了正確的藍本，可以按圖索驥地去找尋新的資料和新的風格，適於此時此地需要的。

如果在馬來亞能促進報告文學的積極發展，我們的耳目當為煥然一新吧。

## 創痕夢憶

方 生

### 一、遙寄

——用筆墨寫下的文字，也許可以洗刷；但是，刻在心坎上的創痕，卻無法予以彌補……

C，多少次了，我想讓心坎上的創痕予以彌補，可是，沒有辦法——雖然，我試了再試。

屋後園子裏，妳和我合植的小樹已經長得比我還高了，可是，我們心田上栽的心苗卻夭折了。

別笑我想得太天真，我還企圖使這棵心苗新生；同時，還深信着妳和我有重新合作的一天。

### 二、夢

綺麗的夢，會給心坎上的創痕獲得暫時的彌補。

那是一個多彩的夢：夢中的男孩子，為了欽佩、羨慕那夢中的女孩子的思想、才幹，而愛戀上了那女孩子臉龐上的笑渦。

他和他，曾手携着手在學海中探討，也曾合植了一棵嫩芽。同時，他和他也在心田上播了種，長出了一棵心苗。

可是，醜惡殘酷的魔鬼，戴上了仁慈的面具，把夢中的女孩子強掠了去，女孩子經不起誘惑，就成了俘虜。於是，多彩的夢，就成了夢憶。

南洋四季長夏，萬物滋長易，唯有胖子苦。余體重近二百磅，南來數載，時感消夏無方，祛暑不易，每逢烈日當空，汗涔汗下，實有「吃不消」之苦也。

友人勸我節食，然當魚肉在前，輒不能自制。友人勸我打球，球衣球拍皆備，然從未一試。近幸經中國學會主席李紹茂君介紹，得師黃君性賢，從學太極拳。余致力太極拳凡月餘，其目的非在求中國之富強康樂，實只想個人體重減輕，少出點臭汗而已。據說太極拳的功能甚大，能使胖子的體重減輕，瘦子的體重加重，虛羸者轉而壯強，衰病者興而有作。余初學，不敢期望太高，只求三數月後，體重減為一百七十磅，則於願足矣！

打太極拳，不僅可以鍛鍊體魄；細思其一舉手，一投足，體氣之運用，還有無限哲理存在。這是我學太極拳的一大意外發現。我不必引用易經：「太極生兩儀」，甚麼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的玄虛解釋。但就太極拳的進攻退守來說，處處都在體現「柔能克剛」的老莊哲學。

幾千年來，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是儒家思想，一是老莊哲學。這兩樣東西，可以稱作中國的國粹。太極拳胚胎於老莊哲學，所以也可稱作中國的國拳。古今中外，拳技都是鬥的工具。好鬥者莫不恃其氣勝，以剛猛之力擊人，以迅速之法擊人。唯有打太極拳者恰恰相反。表面看來，太極拳東摸西幌，慢騰騰的沒有一點力氣。實際上，它的功夫都用在內裏。西洋拳的拳師要講究胸圍和臂粗，看起來個個

蕉窗一話  
太極拳的啓示

都是趕赴武夫。但是真正練到家的太極拳師，却不一定要有力拔山兮的英雄氣概。也許你看他像個彬彬有禮的老夫子，手無縛雞之力，但是一旦較量起來却未必是他的敵手。這就是中國人所講求的「含蓄」，也就是鄭板橋所說的「難得糊塗」。事實上也是如此，社會上聰明外露的風頭之士，多半是一桶不滿、半桶搖盪的萬事通。而真正有真才實學的博學之士，却大半訥訥寡言，不肯輕露鋒芒。

初學太極拳的基本功夫，是要練習氣沉丹田，腿腳站定。唯有氣沉丹田，才可以平心靜氣，眼清目明。平心靜氣方能不衝動，不為外界形象所惑，冷靜的分析事理。眼清目明方能不盲從，不為浮光掠影

實難的時候，莊公義旗一指，公子段便垮台了。所以人生在世，有時吃點小虧是無所謂的。如果大家都斤斤計較，硬碰硬地都想佔人便宜。則世事必更紛擾，戰事必更頻仍。但是吃虧也要有個限度，不能吃虧得被人打倒了爬不起來。只要腿腳站定，鞏如泰山，一到超過了限度，便好待時反擊。

太極拳處處都在師法老莊，發揮以柔克剛的哲理。譬如以鐵條力擊木柱，則木柱必折。如以之擊柳枝，則柳枝不斷。又譬如牙齒是剛硬的，舌頭是柔軟的。有一天牙齒和舌頭發生了內戰，也許在開始的時候，舌頭被牙齒咬了一口，吃了一次虧。但等到後來，牙齒慢慢脫落了，舌頭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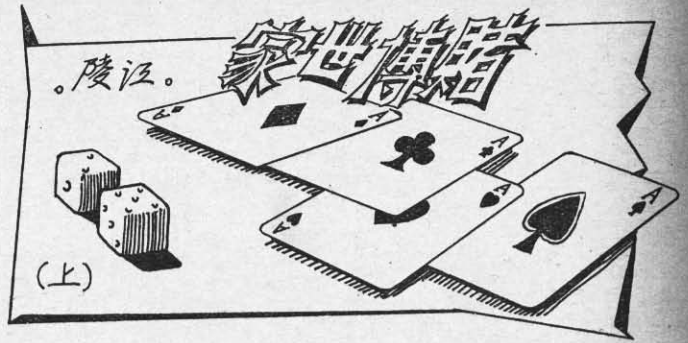


依然存在。這說明剛強只可逞勝於一時，反而不如柔弱的經得住考驗。但是柔弱之能經得住考驗，主要依靠兩點：第一是氣沉丹田，心明眼亮；第二是腿腳站定，絕不動搖。否則，失去這兩項因素，舌頭一時大意伸得太長，早被牙齒連根咬斷，便永遠看不到牙齒的脫落了。

太極拳的真功夫，在乎沉穩二字，全身沉下，雙腳站穩，才能發揮柔的威力。不然柔得像牆頭之草，空中飛絮，便也沒有意義了。一般人譏諷圓滑滑透，全無主見的作事態度，是打「太極拳」。實在是誤解了太極拳的真諦，太極拳是教人吃虧，並沒有教人取巧。太極拳是教人沉着，並沒有教人輕浮。太極拳是教人站穩立場，並沒有教人東倒西歪。以此厚誣「太極拳」實在是冤哉枉哉！

所欺，清楚的認出對方的弱點。唯有腿腳站定，才可以站穩陣角，不飄忽，不搖動，先立不敗之地。然後以逸待勞，以靜制動，避實就虛，擊中敵人要害。太極拳切忌的是硬碰硬，主張先學吃虧。敵人用力襲擊，而我不以力拒。反引之而去，使其力量落空，攻擊的效能全失。然後對準弱點，稍一撒手，則敵方便會跌倒。從前鄭莊公制服他的弟弟公子段，便是用的這套拳術。當公子段在鄆地飛揚跋扈，招兵賣馬，圖謀反叛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們都認為莊公過份的容忍，太吃虧了，力勸他討日與師討伐。但是莊公却不動聲色的只說了一句：「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等到公子段的囂張已為世人不滿，羣起





晚飯過後，膠商潘木平照例端一杯拔蘭地酒斜靠在客廳中的軟皮沙發上，一手撫摩他那個不斷下墜的大肚皮以幫助剛下肚的燕窩魚翅儘速消化，一面閉起眼睛靜聽馬來亞廣播電台報告倫敦紐約的樹膠行情。

收聽倫敦紐約的樹膠行情在潘木平一天的生活中，說得上是最重要的。不論行情是起是落，對他這一行買賣都有決定性的影響，檢討這一天的得失和籌劃明天的買賣，總是在這個時候先打個主意。於是他養成一種極少改變的生活習慣。假定今天的買賣順手，晚上他總是留在家裏談談家常，訓訓兒子，或是和三兩位同行的老朋友們通通電話，交換一些消息；偶而也會打個電話到報館裏請教編輯先生有沒有甚麼重要的國際新聞，諸如以色列和埃及會不會再發生衝突，蘇彝士運河是不是已經通航，美國有沒有再發生工潮等等。假定今天的買賣失利，他就非到××俱樂部不可，因為大多數同行的商翁每晚都在那邊吃喝嫖賭，可以聽到一些幕後消息，看一看情勢，最主要的還是觀察幾位翻雲覆雨的大膠商底神色，探一探他們的口氣以及市場的虛實，才好在翌日作翻本的打算。在公館裏他偶而也常打打小麻將，輸贏三兩千元，他認為這是不傷元氣的消遣應酬，所以商場中都尊他是個只知專心經營膠業的正人君子。在家裏他也常以正人君子的氣派對待妻妾子女們，而且常把自己的引以自豪的好榜樣來訓誡子侄和店裏的小伙記們。

今晚聽完行情報告之後，他很得意地喝一口拔蘭地酒，即閉着眼睛靠在沙發上繼續收聽「南音錦曲」，看樣子是今天的買賣頗順手，晚上沒有打算到俱樂部去。正因為今晚不準備出門，於是他就和同行的老朋友們通通電話，檢討今天膠市行情的起落，談一談老六賣出多少噸，大頭流買入多少噸，倫敦賣客放盤的影響以及紐約廠家收購的情形等等，通完了電話之後，他才洋洋自得地閉起眼睛打盹兒，心裏盤算明天的買賣。

收音機繼續播送一段南音清唱「魚沉雁杳」，他正聽得入神，却讓後廳所傳來的麻將聲響吵得心煩，那是他最寵愛的二姨太愛美蘭正和幾位知心的姐妹淘在家裏消遣消遣。對於賭博這一項惡習他最深惡痛絕，但他的愛妾最沉迷的却正是這一味，過去成天成夜如果不是到張家賭牌九，就是到李家賭「萬六」，甚且和以前當舞女時的幾位老姐妹或是跟木平太太的兒子查利到馬場去賭馬。潘木平因為愛之太深，不忍責之太甚，所以只好讓她找幾位老在家裏又麻將，打發那一串錦衣玉食而無所事事的时间，這雖然違背了他對賭博深惡痛絕的正派思想，而且常吵得他心煩，但是習慣成自然，有時候「三缺一」，他還會自告奮勇陪她們玩八圈哩！

隨吵雜的麻將聲而來的是他那寶貝的小兒子湯美哭鬧和二姨太斥責阿嬌的聲音，於是他不能不起身到後廳去看個究竟。

「到底甚麼事啊！」他站在牌桌旁邊問二姨太。

二姨太聚精會神在打牌，漫不經心地答道：「死鬼阿嬌瞎了眼睛，踩壞他的——」

「誰！誰！誰！誰！」她先撞了紅中，打出一張九筒，才繼續說道：「把他的飛機

湯美一邊在撒嬌嚷着：「我不！我要她賠！一邊却跟着木平到前廳去。

木平把湯美擁在懷裏，非常慈祥地問他道：「你喜不喜歡會飛的小飛機。」

湯美不答腔。

「爸爸明天買隻給你。」

「爸爸給你一隻新的就算啦！」

「我偏要她賠！那是我贏來的！」

「贏來的！」木平感到有點驚訝。

湯美却非常得意地告訴他說：「今天放了學，我和同學賭機器足球，贏了一塊錢，再去賭的

「起來，不許再哭，明天再給你買一個。」

這時二姨太的對家打出一張白板，她急忙喊一聲：「拉！吃胡！這一下敲你一次混一色三番。」

她剛要伸出手把那張白板拿回來，想不到她的上家却先攤下牌說聲：「對不起，我單吊白板

阿嬌在廚房裏沖阿華田，不敢答腔回她半句話。

還是木平愛二姨太和這慶一位寶貝小兒子，心平氣和地對湯美說：「算啦！跟我到前廳玩，明兒爸爸再買隻真正能飛的小飛機給你。」

我

甘，輸了三塊半錢才贏回那一隻飛機！」  
木平聽完湯美的自招，雖然氣得很，畢竟因為對她們母子倆太偏愛的緣故，還是心平氣和地訓告他道：「賭博是最要不得的習慣，以後不許你再賭的甘！」

「我會贏一隻飛機呢！」  
「會贏也是不好！」  
「好玩呢！」

「賭博有甚麼好玩！」  
「不好玩為甚麼媽咪天天打麻將！」想不到湯美頂這麼一句。

「那是消遣消遣，你小孩子懂得甚麼！」木平只好以消遣來搪塞。  
「消遣就是好玩是嗎？爸爸！」  
「嗯！」

「那麼我賭的甘也是消遣囉！」  
「你這孩子真淘氣！」木平覺得好氣好笑，更覺得這孩子天真可愛。  
「爸爸你就許我玩的甘消遣好嗎？」湯美提出要求。

「不許！」  
「玩吃角子老虎！」  
「更不許！」  
「玩機器足球！」  
「也不許！」

「玩打架魚！」  
「也是輸贏錢的是嗎？」木平不知道這玩意兒也是賭，湯美却老老實實回他道：「打贏當然可以贏錢囉！」  
「自己買回來打，不許同人家賭！」  
「那有甚那好玩呢！」  
「凡是賭錢的玩意兒都不許！」

湯美翹起小嘴吧不答腔，許久許久，突然提出一個新問題反問他爸爸道：  
「那哥哥哥哥賭馬為甚麼可以呢！」  
「查利又再賭馬？」木平緊接着追問。  
「昨天他告訴媽咪，這一次吉隆坡賽馬，他

贏了很多錢啊！」湯美以無意中向爸爸告密而洋洋自得。不料木平一聽到大兒子查利本性難移，又再瞞着他繼續賭馬，氣得他臉孔鐵青，緊扼住湯美的小手氣汹汹地罵道：「這個敗家子，簡直是在自找死路，晚上回來非把他打個半死不可！」

湯美看見爸爸突然發這麼大的脾氣，心裏也感到一陣恐怖，因為這是他無意中告密惹起的禍端，萬一給哥哥知道，他就得吃一番苦頭，在替他補習英文的時候罰他寫兩頁生字，又不替他做算術，害他到學校裏得挨先生抽鞭子，於是他囁嚅嚅地要求木平道：「爸爸你可別說是我告訴你的！」

木平背着手踱方步，聽到湯美的要求，反而高聲罵道：「你也是個敗家子，以後再賭的甘我就揍死你！」這一罵嚇得湯美急忙跑回後廳去告訴媽咪。

二姨太從上午到現在剛打完二十四圈，算起來沒有多大輸贏，一聽到老頭子在發查利的脾氣，深怕連她玩玩麻將也得挨一頓臭罵，況且她底內心很喜歡這麼一位年紀和她差不多，事實上不是她的兒子却和湯美一樣喊她「媽咪」的年青小伙子，自然不能不替他在老頭子跟前說幾句好話，於是她站起身來結束這一天的「雀戰」，先打發湯美上樓換睡衣準備睡覺，又從偏門送三位「戰友」，她才到前廳來陪木平。

木平躺在沙發上唉聲嘆氣，二姨太悄悄在他身邊坐下，一聲不響地替他捶腿捏骨，許久許久，預料木平的氣憤已經稍為消退一些，她才嬌滴滴地問聲：「甚麼事值得你這麼氣憤！」  
「還不是為那個敗家子！」木平還是氣汹汹。

「查利這些日子不是頂好嗎？」  
「頂好！上一個月和大頭流的兒子一夥兒賭『疏哈』，輸錢還是小事，竟和周老三的小舅子打架差一點鬧出人命，害得我到處去向老六他們陪罪。……」

「那件事也是他們倚勢欺負查利嘛！」二姨太緊接着說。

「人家是有錢有勢大僑領的小舅子和大小爺，我們總得退讓幾分。」

「事情過去啦，你何必再提呢？」  
「就是剛剛鬧禍不久，他還是原性不改，又再去賭馬？」

「賭馬？」二姨太裝出毫不知情的樣子反問，其實查利賭馬，她還是個「大股東」哩！  
「一定又是和大頭流的大兒子他們那一夥兒。」

「不會吧！我聽說查利為了和幾位『紅毛』接頭幾筆歐洲貨，忙得很。」二姨太替他掩飾。  
「他昨天不是告訴你，這一次吉隆坡賽馬他贏錢！」

「誰說的呀！」  
「剛才湯美說的。」  
二姨太突然哈哈大笑，才假裝恍然大悟地替查利解釋道：「湯美這孩子沒有聽清楚就亂告狀！」

「查利沒有賭馬！」木平有幾幾分愕然。  
「事情是這樣的，查利那幾位『紅毛』朋友對賽馬都很有興趣，一定要查利陪他們玩玩，為了生意的緣故，總得和他們應酬應酬嘛！」

「偶而一次兩次無所謂，可是他好賭成性，結果總會像過去沉迷在賭『疏哈』那樣，又沉迷在賭馬！」

「我想不會吧，查利年紀這麼大啦，出入口生意也做得那麼好。」

「還不是靠我的聲望和信用。」  
「可是他也很能幹哪！」  
「你又在替他撐腰！」木平酸溜溜地頂二姨太一句。

「你真不會為我設想設想，查利的媽剛去世不久，我是個後娘，如果你常常責罵查利，人家不會誇你做父親的好家教，却會罵我是個狐狸精，唆使你虐待他，這叫我怎麼好做人呢？」

木平沉吟良久，覺得愛美蘭所說的却也有相當道理，然而對賭博總是深惡痛絕，於是他以正人君子的口吻說道：

「做生意難免要交際應酬，但是染上賭博的惡習，結果總是會弄到傾家蕩產。我這麼辛辛苦苦做樹膠生意，交際應酬最多，對於賭博這件事我總是極力節制，商場上誰不知道我最痛恨賭博，如果家門不幸出個好賭的敗家子，連我的好名譽也會給他毀掉呀！所以你該勸勸他才好。」

二姨太看準木平已經心平氣和，對查利賭馬的事不再深究，於是她另起一個話頭談談遊歷的事，嗚聲嗚氣地纏着木平帶她去玩香港，遊日本，木平雖然唯唯否否，心裏却非常喜歡有這麼嬌嬌滴滴的姨太太在身邊糾纏。

翌日九時許，木平照例到公司裏去做他的樹膠買賣。

在他那間有冷氣設備的辦公室裏，只有一張辦公桌和一套皮沙發，最特出的是案頭上裝了四架電話機，這是他們這一行大商翁最重要的工具。說起來這也是最奇特的一種買賣，既不必看貨色，講價錢，又不必訂合同，簽契約，買賣樹膠只憑一個電話，數達百數十萬元的交易，也祇是以電話上的三言兩語為憑，這叫做講信用。信用卓著的大商翁當然是以雄厚的實力做後盾，錢財越多，信用越好，在商場中和社會上的聲望地位越高，於是越可以顛倒是非，予取予求，做買賣可以操縱市價，「喊起喊落」，做僑領更可以信口開河，隨心所欲。木平雖然遠不如周老三和大頭流他們那麼炙手可熱，可以任意呼風喚雨，領袖羣倫，却也說得上有三分信用五分地位的第四流僑領商翁。

木平到「烏畢」之後，第一件事是先打開當天報紙的經濟新聞和國際新聞，把所有的大標題流覽一通，而後再詳讀樹膠行情以及紐約、倫敦、本坡樹膠市場。關於重要的國際動熊諸如以色列撤兵，蘇彝士運河即將開放，印尼局勢轉趨

## 在現和去過

米夢

過去，  
你曾經有連串的誓約和諾言，  
你說：

「即使社會如何的黑暗，  
也要跟他鬥爭到底。」

然而，  
現在，

你受不了社會種種誘惑，  
逃不出可怕的陷阱，  
受不住短暫的考驗，  
墮入無可挽救的深淵。

過去，  
你曾經有遠大的宏志，  
要把學問搞好，  
為社會國家服務。

現在，  
你却變成了一條寄生蟲，  
反而給社會帶來了無窮禍害。

過去，  
你曾經說：

「我要發明一種對社會國家有用的東西，

和等項與樹膠買賣有關的消息已經了解個大概情形，對紐約廠商的動態也略有所知，再看一看公會送來的行情報表及特殊消息，於是今日的行情看漲或看落，大體上已有幾分把握，跟着第二件工作就是到處打電話探盤口。

第一個電話打給最常來往的經紀商吳春卜，問一問上午開盤的行情，據說因為紐約廠家補缺及新吸購，刺激膠價挺升，市勢矯健，三月貨市價每磅起五十點，倫敦現月貨起半便士，包落水一號烟花開市成交每磅九角二占三須古，行情看漲，木平打算買空。

這東西能使戰爭停息，  
國與國之間互相團結，  
人類再不會為物質而戰」。

現在，  
你只能逃避現實，向罪惡低頭，  
成爲一個懦弱的下流人！

呀！  
過去的一切，  
都忘了，  
都變了。  
社會的誘惑，  
使你墮下可怕的深淵。

朋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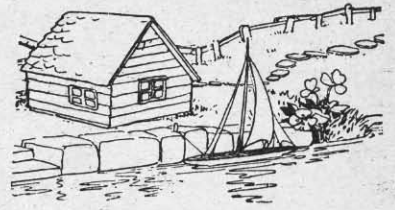
過去堅決的意志，  
現在都烟消雲散了。

將來的後悔，  
可能已太遲了。

我誠懇地勸你們，  
重新堅強起來，  
向人生的道路前進！  
實行過去的誓約和諾言，  
創造出美麗的將來吧！

第二個電話打給裕生公司的老板陳裕明，一則請教請教他有甚麼高見，二則探一探他有沒有特殊消息，因為他是聞名於膠業界的老手，閉起眼睛也可以摸得出是幾號烟花，況且在商場上入頭熟，尤其是對周老三和大頭流他們的買賣情形知道得最清楚。可是剛開始不及二小時，他沒有特別消息奉告，不過根據他的觀察也是看漲。

第三個電話打給另一位經紀商N.G.楊，他與西商來往最多，生意做得最大，行情也很準確，消息也最可靠，只是不大肯輕易替別人出主意，但照今天的行情，他也是看漲。



木平手頭已經「實」了三百五十噸，再買入似乎有幾分冒險，可是人人看漲，不由得不冒險繼續買空。

再與三兩同行老朋友交換意見之後，他壯着胆子向吳春卜買入一百五十噸。

之後，他仍然不斷以電話向各方面問行情，探消息。膠價一度稍軟，及至中午十二時又再升高一占二五，他看準了下午必然會繼續上漲，於是他又在上午閉市之前買入一百噸，才洋洋自得地到公會去吃午飯睡覺。

下午二時許再回「烏畢」等候開市行情。閉市時報平盤，第二次行情竟跌下二占半，據說紐約廠對實銷膠甚有採購興趣，兼因汽車貿易大有進展，刺激行情激漲，致使買家猶豫不前，盤價略有回跌。倫敦行情最初也是漲風凌厲直上，後因印尼局勢頗有緩和趨勢，影響市況由矯健而陷軟弱，下午開市時也報跌三打里，這使木平深感惴惴不安。

跟着傳來的印尼消息，據說蘇卡諾總統決與哈達妥協，局勢好轉，投機貿易商紛紛低拋求脫，影響所及，跌風隨即逆襲而來。木平看出情形逆轉，危險萬狀，不獨將上午買入的二百五十噸掃數放空，抑且繼續再放空賣出三百噸，企圖因跌風而彌補上午買空所受的損失，只在一小時之間，他買空賣空達五百五十噸之多，只要盤價不致回升，今天的買賣總可以斬獲三數萬元。

臨近下午閉市前二十分鐘，盤價已跌下二占一打里，木平滿以為下午賣空已操勝利之左券。不料平地起風波，周老三突然購進一千二百噸之多，盤價因而扶搖直上，一般放空賣出者均措手

不及，無法與其競購「塞實」，也沒有比他更大的財勢和氣魄，冒險大量放空壓低盤價，只好眼巴巴望着膠價回升，至閉市時又達到平盤水準。就在這一天之間，木平上午因看漲買空蒙受損失，下午看跌賣空也蒙受損失，雙重打擊使他垂頭喪氣說不出一句話來。

傍晚回家之後，木平只是板着脸孔不說一句話，沖完涼，躺在沙發上閉目養神，也還板着脸孔不說一句話，二姨太深知他的脾氣，心裏一有不如意的事就變成一隻悶氣筒，所以不去打擾他。到了七時許，木平穿好衣服準備上俱樂部去，才向二姨太說聲：「今天的樹膠輸得不少！」二姨太不知道該怎樣安慰他，只好順水推舟地說一聲：「到公館裏去散散心吧！明天再翻本撈回來。」因為她對樹膠買賣一無所知，只曉得他幹這一行不是贏便是輸，自然不好說些喪氣話。

至華燈初上之時，列位商翁僑領就和平常一樣紛紛到俱樂部裏來消磨他們的商餘時間，過着荒淫糜爛的夜生活。有的正在打一千塊錢一千胡的小麻將消遣，有的圍在一張圓桌邊玩「萬六」，滿桌子上都是紅紅綠綠的籌碼，隨便抓一把「出注」，每一牌輸贏千兒八百滿不在乎，而身邊總有幾位嬌滴滴的娘兒們陪伴，贏了錢隨便賞她們幾個籌碼向掌櫃的換現錢，三兩百元也不算一回事。有的感到無聊在投骰子玩，輸贏幾百塊錢根本就說不上是輸贏。有的在喝酒聊天，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頭家們各有所樂，還有三兩位幫閒人物在旁邊吹拍奉迎，搖旗吶喊，伺候大頭家如周老六、大頭流在大小便的時候替他們洗洗牌，不過這種機會並非人人可得，恐怕只有深得大頭家歡心的第一流幫閒才有資格哩！還有一兩位搗說是「專家學者」，因利慾薰心，奔走權貴，也常到俱樂部裏來坐冷板凳。不遇話又得說回來，雖是坐冷板凳，伺候大頭家們高興的時候交談幾句，不高興的時候胡亂責備一輪，然而有資格踏進俱樂部大門，總算是高人一等啦！

木平懷着沉重的心情到俱樂部來，表面上還

是那麼若無其事的样子，和僑領商翁們談笑自如，內心却急着想探聽一點特殊消息。周老三在打麻將，誰也不敢在這個時候和他商談生意上或社會上的事，即使有機會交談，也不便問他爲什麼當人家競相賣空的時候，他偏在最後關頭的一刻鐘內大量購入。至於吳春卜和N. G. 楊都在玩荷蘭牌，當然不便打攪他們。於是在他無聊之餘，只好到角落裏找那一位經常坐冷板凳的「專家學者」談談如何辦學校維護華文教育。

九時許，陳裕明才姗姗來遲，此公在膠界資格老，經驗豐富，所以最喜歡作經驗之談，或把滿肚子裏的一些舊掌故搬出來消痰化氣。木平等他到處溜一轉，打個照面，交談幾句之後，就拉他到海邊的雲石椅上攤開襯衫「食海風」。

「今天的行情變得真快。」木平開門見山談生意經。

「看起來沒有多大起落。」陳裕明滿不在乎地。

「先比昨天漲一占須古，後比昨天跌下二占天二五，該算是很厲害啦！」

「起落差別有限，穩紮穩打總不會吃虧。」

「起落不定，實在捉摸不到。」

「這幾天的行情總算是平穩，最怕是突然轉變那才會害死人。」陳裕明索性脫下皮鞋，盤上一隻腿，慢吞吞地說道。

「是啊！」木平隨聲附和。

「譬如韓戰啦！蘇聯突然大批購進啦！埃及收回蘇彝士運河啦！美國爆發工潮啦！英國大選啦！這都是大起大落的好機會。」

「這些難得的機會都得撞」

「造化」，有人像中天財票一樣暴富起來，却也有些「行卯運」的倒毒鬼傾家蕩產。不過最難預防的是有人突然大量購入或大量拋出，那真的是害死人。」木平在轉抹角，想提

起周老三的事。



「那當然囉！商場如戰場，入人都有一套法寶。」陳裕明突然煞住話頭，高聲叫佣人端兩杯拔蘭地來，然後才繼續說道：「就以周老三來說吧！他的資本雄厚，出入總是論千噸的數目，對行情自然影響很大。」

「最好是跟他買進賣出囉！」

「跟他的動靜做買賣也很不容易，你知道他是看最後關頭才作最後決定。」

「今天的閉市行情就是給他殺進一手攔個平盤，要是他早半小時購進就好啦！」木平提起今天的買賣，心理還感到悻悻然。

「他的手法如果早讓入家看穿，就算不得是個可以喊起喊落的周老三啦！」

「……………」木平無言以對。

「他手裏究竟『空』『實』多少，誰都不知道，已經賣出的力士合同期貨究竟多少，也是一大秘密，怪不得他的作風總像神龍那麼見首不見尾。」

「所以就很難揣摩啦！」

「你總記得去年底他先賣空然後『塞實』的那一手法吧！」陳裕明邊說邊從佣人手接過拔蘭地酒呷一口。木平則緊接着問：「那個時候我在香港，究竟實在的情形怎樣。」

陳裕明遂口沫橫飛地開講道：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子的，老三在早一個月賣出的一單一號烟花不對辦，已經引起紐約廠家提出抗議，對他的信用表示懷疑，湊巧又有一批合同期貨即將到期，當時他如果交不出，以後就很難和紐約做買賣啦！可是他手頭還差二千多噸，價錢又正當挺秀的時候，倘若急於購入『塞實』，賣家兜價，掀起漲風，他必然會吃大虧。」

「那怎麼辦呢？」

「畢竟是他的老虎胆子大，在一天之內竟然大批放空賣出，上午賣出，下午再賣出，一般老朋友看他不斷拋出，只好跟着現，價格就像江河直下，敵對的人想購入，企圖紮穩膠價，都沒有辦法頂得住，人家買空一千噸，他就賣空一千五

百噸，那時候已經跌八角多錢，許多小州府的國主和膠商都站不住腳，他老入家才一口氣購現貨『塞實』，等到價錢攀回平盤，他已經飽得很，立刻可以應付合同期貨啦！」

「這種舞大刀的作風實在可怕！」

「再說和大頭流在社會上雖然是携手合作的兩大領袖，在生意上却就不大客氣啦！」

「我也知道一些！」

「各有各的算盤嘛！自然是各要各的手法囉。」

「一個舞青龍偃月刀，一個舞方天化戟，正是棋逢敵手！」木平不勝感慨與羨慕。

「平時兩人的生意雖有來往，緊要關頭的買賣可就要分道揚鑣啦！幸好彼此都在領導社會，所以還不至於因為生意上的事鬧破裂。」

「不過他們鬥法却就害苦了一般小投機商啦，不知道該跟誰的動靜做買賣。」

「最好憑自己的主見。」

「行情不明也難得很嘛！」

「所以賭樹膠必須有眼光，有氣魄！」

「但是也得有實力。」

「那是當然囉！」

他們談到這裏，話題似乎可以告一段落，木平乘機打聽今天周老三為甚麼突然購進，陳裕明也不大知道，不過他以為最近的局勢時有變動，行

情也不易捉摸，勸木平出手稍穩紮一點。木平雖亦深以為然，但是翻本的心頭總是在腦海中作祟。

他倆喝完手裏的一杯酒，就走進鬧開闔的客廳裏；客廳裏各式各樣的吃喝玩賭還是在繼續進行，夜越深，他們玩得越狂熱，花枝招展的娘兒又多了好幾位，最惹眼的是一位來自香港的紅歌星在替周老三打麻將，據說輸由老三付賬，贏錢則歸她所有，怪不得一些掘金娘子都要想儘方法向這一間俱樂部裏鑽。

木平今晚不想打牌，只是到處溜一溜，看一看，或者和娘兒們搭訕幾句，到十二時許吃一碗鷄粥宵夜，才先告辭回家。街道上相當清冷，兩旁的店舖裏却時而傳出一陣陣麻將牌聲，劃破深夜底靜寂。

（未完）

# 大學生活

◀ 刊月性合綜藝文術學 ▶

大專同學最理想的課外讀物

高中同學最珍貴的升學參攷

社會青年最實惠的進修指導

生活思想 · 專題論述  
 文藝創作 · 書刊評介  
 人物介紹 · 學人自述  
 各地通訊 · 學府風光

經常由教授專家執筆

內容充實 · 風格新穎

花最少的代價得最大的收穫

每月一出版 每冊叻幣三角  
 總發行：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牆，  
把世界隔成  
許多，許多小圈子，  
把土地分爲  
你的，我的。

牆，  
遮斷了  
人的視線，  
擋住了  
人的路途。

牆，  
隔離了  
人的軀體，  
阻住了  
人的交往。

牆，  
把窮苦的孩子  
摒棄在學校門外，  
把愛做工的人  
遠拒於工場門外。

牆，  
把懦弱的人  
禁錮在陰暗的室內，  
把可憐的人  
重重包圍。

牆的裏面：  
有豪華的宴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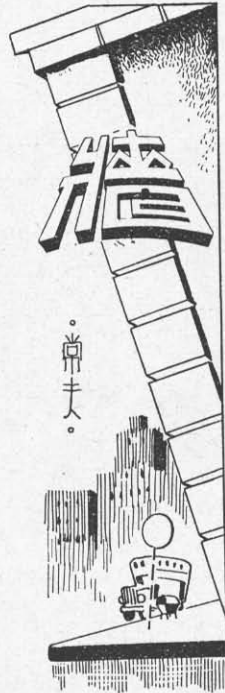
有無恥的荒淫，  
有一擲千金的狂賭。  
牆的外面：  
有饑餓的哀號，  
有疾病的呻吟，  
有在生死線上掙扎的叫喊。

牆的裏面：  
自私的人  
在爲自己織美麗的夢，  
好險的人  
在進行他的陰謀。  
牆的外面：

它存在夫妻之間，  
父子之間，  
兄弟之間，  
朋友之間。

丈夫爲妻子  
關切的詢問而發怒，  
妻子爲丈夫  
一時的粗心而傷神，  
——因爲牆啊！

父親對兒子的忠諫  
認爲目無尊長，



· 牆 ·

廣大的人羣  
在爲大眾的幸福努力，  
勞働的人們  
在爲社會的建設流汗。

牆遮住了陽光，  
在地面投下巨大的陰影；  
牆庇護了罪惡，  
使作惡的人爲所欲爲。

然而世界  
還有更多  
更可怕的牆啊！

誤會是另有目的。  
——因爲牆啊！

得意的人  
把活蹦亂跳的快樂，  
埋藏在心內；  
悲傷的人  
寧願暗自啜泣，  
讓痛苦腐蝕自己的心；  
熱情的人  
時時記着，  
在自己的感情上加些冰塊；  
失意的人  
拒絕朋友的援助，  
把同情看做憐憫，  
——因爲牆啊！

牆叫人的話在心中腐爛，  
牆叫人的行動到處碰壁，  
牆叫人互相猜忌，誤會，  
牆叫人的呼吸感到窒息。

在這多牆的世界，  
活着是多麼難啊！  
讓我們來推倒它吧，  
讓我們來推倒它吧，  
讓我們  
以坦白的態度，  
以熱誠的赤心，  
使人與人互相了解，  
使人與人互相信賴。



吃過晚飯，剛想出去散步，來了客人，只好在家裏陪客人聊天。

「你知道嗎？飯桶要到西班牙讀書去了！」坐了一會，客人這麼說。

飯桶要去西班牙我是早知道了，但要去讀書，這就又出相了！三十多歲的人，離開學校七八年，對讀書又一向沒什麼興趣，怎麼又心血來潮，想過起學生生活了？我搖搖頭，不很相信，說客人也許聽錯了消息。

「真的，一點不假，這個月底就從香港動身了！你別看這位仁兄，倒也神通廣大，說起來從香港到西班牙這筆旅費再加上製點衣服，錢也不算少，他不知從那弄來的？」客人說，彈一點煙灰到紅玻璃的煙灰碟裏。

可不是嗎？這筆錢可也真不容易籌。不過想來飯桶也不怎麼在乎衣着的漂亮與船的華麗。他朋友多，東湊西湊大概也差不多了。只是講起讀書，我還是不怎麼相信。也許飯桶只想去西班牙轉轉，混混，反正香港已任賦了。到西班牙見識見識熱情的舞蹈與緊張的鬥牛也不錯。

說起怎樣認識飯桶，他這人究竟如何，話就長了。認識他已是五六年前的事，我還在香港讀書。

那時，每逢下午有課，中午我就不回家，在學校吃點麵包之類的東西充飢。因為是讀大一，所以我的同學明雖然和我不同系，但上的課却也差不多。不回家時，我們就一起在教室吃東西。

那就是一個下午有課的中午，我和明吃過了「午餐」，在談着即將舉行的音樂會。

教室的門打開了，一個人頭伸了進來，看面

貌，很像某一個餐廳才從鄉下請來的新手茶房。我正想問他來幹什麼，他却整個人都進來了。大熱的天，這人身上還穿着西裝，舊的深咖啡色，上面明顯地露着摺過的印子，像剛從當舖拿回來的，肩上還背着一個相機。看來，他不像是茶房了。

「我知道你準在這間教室！」他笑着對明說。但笑容並沒有在他臉上產生什麼美感作用。

「喂！飯桶，你這人懂不懂禮貌？進來也不敲門，嚇人一跳！」明對誰講話一向都不客氣，大家都把她當小孩，也就不生氣。接着，她又問這位叫飯桶的從哪裏偷來了一套破西裝，這麼熱天還穿在身上，是不是想製造瘴子。但來客並不理會明的話，就像沒有聽見似地，舉起了手裏的相機，說是新近從朋友處借來的，問我們要不要照。

「他照相，要我們嘗試驗品，你照不照？」明問我。那正是我最喜歡照相的時候，每次出外旅行，相片都會滿載而歸。但這次要我讓這麼一位陌生人來照相，却有點……但明沒有等我回答，就為我介紹了她的朋友。飯桶出去了，說先到園子裏為我們取景。他剛出教室，我低聲問明他究竟是誰。

「哥哥的朋友，在一間出版社做事，別看他那樣子，人倒是挺好的，去照吧，沒關係！」

我們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書，弄乾淨散在桌上的麵包屑，就站起來。明又對我說：「啊，對了，他名字雖是范同，我們都叫他飯桶，你也這麼叫他吧，他不會在乎的！」但第一次見面，我畢竟還是不好意思直呼人家花名。

到了校園，那正是一點多鐘，太陽從上面射

下來，並不是適於照相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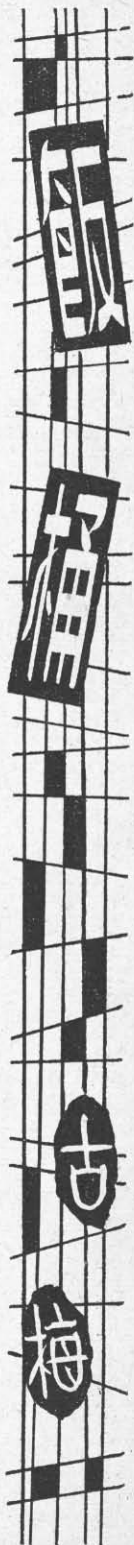
也許是才學照相，相機又是借來的，不熟悉。飯桶穿着西裝在太陽下嘟嘟囔囔地自己弄了好一會光圈和距離。我耐心地站在樹蔭下等着，欣賞着他笨手笨脚弄相機的姿態。明却不耐煩地嘆起來了：

「喂，究竟怎麼回事，你會不會照？簡直是要我們來罰站了！」

飯桶沒抬起頭，只說着：「會照，當然會照！你別急！」他出了一身大汗，最後，總算研究通了，我們就開始照相。樹下面，花前面，草地上……他眯着那安放在稀淡的眉毛下的沒睡醒的眼睛（後來我才知道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像沒睡醒），無精打彩地為我們取景。從側面看過去，他鼻梁完全是平的，所以就顯得臉的中間凹下去了一塊，使人在他面部得不到「明朗」的感覺，扁嘴裏包着不整齊的，由於抽煙而變黑的牙齒。走起路來脚老是在地上拖，頭向前伸。他不一定做過粗活，但那雙手却十足像從小就當泥水匠的。我當時想：這麼一個人就算穿上最華貴的衣服，坐在最華貴的汽車裏，也神氣不起來。走在街上，大概每個人都會肯定他是無業遊民。和他同車的巴士乘客若掉了錢包，第一個有資格被疑為扒手的大概也非他莫屬。

這是我第一次見飯桶時留下的印象。那天他擺出了攝影專家的樣子，給我們照完了，擦了擦汗就走了。幾天後他把我們的相片連底片一同拿來，照得雖不算好，但人都還清清楚楚，沒有走樣。

飯桶和誰都能做朋友，別人呢，雖不會把他



當作知己，表示高度的歡迎和尊敬，但也不一定會很討厭他。平常，我們在某一場合偶然認識的朋友，事後可能會忘得一乾二淨，甚至在街上遇見了，也會把眼睛看向別處，不願費事打招呼。但飯桶却不，只有一面之交，他沒事也會到人家府上拜訪，像多年故知似地聊上一陣子。我和他是經正式介紹的，自然就更容易熟了。

不久之後，我除了讀書之外，已開始在報社工作，他常到報社。在社裏，他的朋友除了我自然還有別人。他來了，不要人通知，就拖拖拉拉地走到我們辦公廳。同事們都忙着寫文章，改稿件，抬起頭看見他對他笑笑，就把他置諸腦後。最初，我見他被人冷落，怪過意不去，就放下事情抽點時間和他談談。但我一向受不了那種沒話找話的滋味，而他經常又不是坐一會兒就走的客人。所以後來我也不願意犧牲時間去陪他了。好在他也不在乎這些。他一聲不響地來了，見大家都不理他，就又一聲不響地出去，坐在會客室看報紙、打瞌睡、翻舊報，毫無拘束，沒有一點客人的樣子。等到我們做完事出來時，他已靠在椅上睡着，或是不辭而別。

熟了之後，我才知道他過去是北大的學生。他的學問和工作能力都不錯，就是太隨便了。他當時的工作待遇很好，足夠供養一個中等家庭。但事實上他每個月除了寄些錢給外地的寡嫂姪兒之外，其他的錢就像撒紙花似地用光了。平日不小心一丟幾百塊他面不改容，笑笑說：「丟了，算了！」熟朋友從他口袋裏掏出幾十塊錢看電影、吃大餐，他無所謂，好像那錢本來就不是他的。而且無論他有多少錢，也沒有製下什麼東西——身上的衣服總是髒髒糊糊，像工廠裏的小工；臉也老像沒有洗乾淨，罩着一層灰色，像標準的在火車站拾煤渣的。但這一切他都不關心。他寫起文章利落乾淨，頭頭是道，說起話來就免不了有點窩囊——不是由於緊張或怕羞，而是生來如此——牛頭不對馬嘴，說了十幾分鐘，聽的人還摸不清他究竟咕嚕了些什麼？

要是真正地能安份守己地工作，他的成績絕對不會比別人差，但他壓根兒就不把工作當一回事。該上班了，他也許還在家裏睡悶覺；還沒下班，他可能已溜出來在人家客廳躡着腿抽香煙。該交的稿子，到日子交不出來；延期了，還是交不出。別人急得直躁腳，他老先生却仍慢條斯理地優哉遊哉。沒法子，最後只好請他離開，另謀高就。

是他丟了事情沒多久的一個晚上，我恰巧在明的家裏，吃過晚飯，明的父親出去了，母親收拾完東西之後在房裏休息，我和明及她的兄姐正把椅子搬到前面的小花園裏乘涼。她家房子造得很高，晚上，坐在院裏，幾乎可以看見整個香港。燈光閃爍着，像是哪個仙人在天上盜了無數鑽石，密撒在香港的山脚和山坡。有些燈光還在走動，那是車輪和渡海的輪船。

因為和明是好友，就和她一家人都熟起來了。我們坐着談天，我玩弄着明垂在肩上的粗大的兩根辮子。明的弟弟年紀小，對我們談話的內容不感興趣，就嚷着，設法逗他哥哥與他下棋。明看看他，說：「人家談天你就搗蛋，今天還沒有做功課呢，快進去！」

「你們快意，在這談天，要我做功課！」讀中學的弟弟鼓着腮說，簡直要哭了。就在這時，我們聽見籬外有人走路的聲音，我們側耳聽着，不知是誰。

「你們都在家，噢，你也在這！」飯桶穿着一件白夏威夷衫，黃啡曬短褲站在門口，後半句話是對我的。

「你來幹什麼？又想請我們看電影了？」飯桶是明家的熟客，見是他，大家就都沒站起來。明的哥哥第一句話就是和他開玩笑。只有明的姐姐到房裏搬多了一張椅子給他，還問他吃過飯沒有。

飯桶慢吞吞地坐下，把手上的晚報和一個冊子放到椅邊，這才想起來回話。

「沒錢請看電影囉！鄙人從前天起成了正牌

的無業遊民，沒事情做了！」

「真的？怎麼回事？」我們雖然料到他遲早都會被解僱，但真的被解僱了，却也免不了驚奇。

「你這是活該如此，要是我呀，早就讓你炒魷魚滾蛋了。」

這是道地的明的作風。明的姐姐瞪她一眼，說：「明，你這人講話怎麼搞的？」

「那你怎麼辦呢？以後打算怎麼樣？」還是明的姐姐懂得關心別人。

「噢，這個你放心，我反正餓不死，無官一身輕，每個月只要湊些錢給我嫂嫂寄去就成了——哦，這杯子是乾淨的吧？我喝點水！」他說着，就自己起來倒了水喝。看着他那丟了事情一點都不難過的样子，我們自然更不必為他着急了。

「你怎麼不接嫂嫂到香港來？他們在澳門怪孤單的。」

「那邊生活程度比較低，這邊找個房子都不容易。」他回答着明姐姐的話。

飯桶似乎沒什麼親戚，只有嫂嫂和姪兒，他和家裏早已不通信息，他哥哥過去在澳門教書，但在一年前病逝。他和哥哥手足情深，哥哥死後，嫂嫂和兩個大姪兒的費用就一直由他負擔。他對這從未出過怨言。有時，他說嫂嫂年青，應該再嫁。他說這話，的確是出自對年青寡婦的同情，但是他那皺着眉，平淡的聲調，却很容易使人誤會到要嫂嫂出嫁只是擺脫麻煩。

我們沒有化很多時間去關心飯桶的事，就又

徐訥先生近著

燈

(集說小篇短)

司公行發報書聯友：行發總



# 懷 念

· 朱 文 ·

懷念，  
不是無風而起的波浪，  
不是無緣而下的急雨。

懷念，  
不是懷春少女的多情。  
不是深夜裏空虛的夢，

懷念，  
是沙漠中飢渴所給的焦急，  
是龜裂的田園所份的水份。

懷念，  
是憎愛之心所組成的疑問，  
是痛苦的淚珠裏照見的幸福。

懷念，  
啊，在這激盪的時代，  
是對別離者之痛灼的愛。

回復到我們自己的話題上。飯桶也有一句沒一句地搭着。但後來不知怎的，他拿起了和晚報放在一起的一個冊子，把它交給明的哥哥，還低聲和他說了些什麼，我沒聽見。

「你少囉嗦，別給我拉關係，我和他連三句話都沒說過。」明的哥哥把冊子交還給他。

「唉，人家怪可憐的，死了什麼也沒有。」誰死了？我們幾個人奇怪地問，我的手停止了玩弄的辮子。

「一個老人家死了，你們不認識，很可憐，他兒子又沒找到事做，我幫他問朋友們捐些錢，你哥哥有一次見過這老頭。」飯桶說。他對哪家人死了人，哪裏又有人結婚之類的消息一向是特別靈通。而且知道了之後，沒有幫人家一點忙，就會心裏很抱歉。那晚他坐着尋思了半天，大概突然想到明的哥哥會和死者有一面之緣，於是就把握時機，要他捐錢。

「還是多少幫一點忙吧，就算你少看兩場電影，助人為快樂之本，來來！」他又把冊子遞過

去。明笑他，問他究竟拿了多少佣金，還是根本就沒死人，想借題發揮，騙錢自己進腰包。飯桶不理會明的挖苦，仍在和她哥哥嘮叨，明的哥哥纏不過他，終於寫下了捐款，飯桶這才滿意。不久，就又拖拖拉拉地走了。他住處離家不遠，但我們却沒去過，沒有勇氣進他那「整潔」的屋子。

從那一晚之後，我好像有好一陣子都沒見到他。只是聽說他每個月寫一點稿，領到了稿費就寄到澳門，對自己的生活費用，從不發愁。他是比以前更悠閑了，每天拖着破皮鞋，手上拿着兩份雜誌，東蕩西蕩，口袋裏若還剩一點錢，就會毫不在乎地請客；真的沒錢了，也就不對別人客氣。看到吃飯的時候，他到朋友家，不公開宣佈，但也不故意掩飾他來吃飯的動機。吃完了也不道謝，就走了。有時到香港，連一毛錢過海回九龍都沒有，他會去借錢，若那位朋友借給他的錢除了過海還可以看場電影，他自然也不會放過這機會，散場出來十一點多了，懶得回去，就隨

便敲開一家朋友的門，在沙發上睡一夜。

有時朋友們看見他過這種日子怪沒有意思，也怪可憐的。但他自己卻從不可憐自己，在別人面前也從不感到自卑，還說這生活自由自在，寫意得很，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其實他十分之九的時間都化在為別人跑腿上。幫張三找一張文章的插圖，就跑了一天；為李四辦進學校的報名手續，化去了幾個鐘頭，還照例地貼着車錢。

一天，當我從排字房校完了我負責的那一版稿，回到辦公廳時。看見玻璃板下壓着一張條子，上面七歪八斜地寫着：

「來訪不遇，悵甚，聞閣下有『約翰克利斯朵夫』四冊，可否借來一讀？我明日中午來取。」署名是飯桶。他的字與他的面貌有異曲同工之妙。

「飯桶來過了？」我問坐在前面的智文，他是我的同學，也是同事。

「嗯，留了條子給你，來給他女朋友借書，得意得很！」

「啊，女朋友！」這是新聞。

「怎麼，你還不知道？他追慧文追得好起勁！」

「什麼。慧文！」我再也忍不住笑了，好在那時已將近下班，大笑也沒什麼關係。

「他眼光真不錯，只怕是自討苦吃！」我又這麼說。

慧文是上學期在我們學校畢業的，笑起來有兩個酒渦，密密的長睫毛圍着的大眼睛就顯得更迷人。人很能幹，風度又好，學校很多同學都碰了她的釘子。飯桶居然敢去追她，就光是這股子勇氣，就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雖然我百分之百地肯定，他追慧文是會毫無結果，為她借書也等於零。不過我第二天還是把書帶來了。而且看看飯桶在戀愛的非常時期，總該稍收拾得順眼一點了吧！那知他來了，還是那樣子；藏青色的毛衣，不很乾淨的白襯衫，領子

翻在外面，灰色的，已穿了幾天，褲脚起了毛邊，長西裝褲，黃皮鞋——不過，在這秋天他沒穿那件滿身起縐的深咖啡色西裝，已經很够使人興奮了。

「聽說這書是給慧文借的，你對她甚有好感是嗎？」當我把書遞給他時就這麼問。

「呃，哪，哪裏……」這是第一次看見他稍稍有點慚愧，覺得挺好玩的。

「你怎麼知道？」他又突然問。

「爲什麼不能知道，可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秘密！」

「秘密嗎，當然不是。有人說我沒有希望，這就很難說了。不過我對她好是我的事，她對我怎麼樣是她的自由，我不能勉強。」後面這句話說得很動聽，難得飯桶在戀愛期間還如此清醒。說着他站起來要走，我說是不是要趕着把書送給他的太上皇。他笑笑說，既然拿到了，不如早點給她。

飯桶的戀愛趣聞，從此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傳佈着，例如訂着慧文看囉，寫情詩給她囉，天天在門口等她囉，慧文直截了當地對他說絕不會

### 由星馬同學自編

## 學 生 周 報

各 版 內 容

通 訊 修 養 樂 趣 讀 書 樂 事 科 學 世 界 金 馬 崙 林 點 點 小 雨 海 濱 公 園 綜 合

每 逢 星 期 五 出 版 每 售 價 叻 幣 兩 角

社 址：星 加 坡 賢 路 五 十 三 號 A

爲 星 馬 同 學 而 編

愛他，他還把這解釋爲女孩子的矜持，最後他的真情終能打動她的心等等，這些事我們聽多了，也就見怪不怪。慧文對他的毫不留情，似乎並不能傷害到他的自尊心。看來他的自尊心好像也與別人有點不同——是從來不會遭受到別人的傷害的。到頭來他終於還是宣佈對慧文的事完全失敗。不過事實上他對慧文也不見得有着多麼深厚的愛。因爲不久，他又同樣地追過其他的漂亮女孩子，雖然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以致使他感慨地說：「我大概是一定要發了大財之後，才能要到漂亮的太太了。」對於女孩子往往看在錢的份上嫁了一個不很理想的丈夫這件事，我似乎不必辯駁。飯桶說這話算是有「自知之明」！

聽說飯桶要去西班牙是一年前，他到澳門去過之後。他到澳門是爲了參加嫂嫂的洗禮。

在失去了丈夫的孤獨的日子中，他嫂嫂不久後，就把自己交給了上帝，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教會對孤獨無靠，顛沛流離中的人，往往是不恤于伸出同情幫助之手的。她不但找到了精神上的依靠，生活也有了着落——在一間教會辦的小學裏當教員。她的知識水準去當一個小學教員是不成問題的。看着嫂嫂以後不再需要他幫忙，飯桶的心裏放下了一大半。他早就覺得在香港實在沒什麼意思，想到別的地方去，現在沒什麼牽掛，自然可以計劃實現這理想。至于爲什麼看中了西班牙，我想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只不過是有一個去西班牙的機會就定了那地方。但那時候，他可並沒有說要去讀書。

前幾天我給香港朋友寫信時會隨便提了一句飯桶要讀書的事，回信不久就來了，寫着：「他自己也說並不是打算讀書的，只是有獎學金給他，供他讀書，在學校吃住，他當然不會不要。要不然他去了怎麼辦？又不會西班牙話，連飯也沒得吃。他也不知道哪來那麼好的運氣，得到了那麼一個名額？」

我這才算搞通了他去讀書的理由。

## 稿 約

(一) 凡以馬來亞爲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離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皆所歡迎。如係翻譯請附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請附退稿郵票。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爲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賢路五十三號A蕉風出版社。

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 再會吧，夏天！

埃及芥瑪蒂作  
馬摩西譯

這篇小說的結構，等於把實情源源本地記錄下來的，沒有絲毫的增減或加強語氣，除了對故事主人公的真實姓名加以掩飾外，幾乎所有演變的事態，都完全公開。這少女的特殊過程，值得我們欣賞，今天她已是阿拉伯世界裏的社交名流，就像一顆閃耀在天空的亮星。

埃及近地中海濱的一個避暑地——拉色邦爾城。那年前往避暑的人很多，他們都有同樣的動機，就是需要修養身心。因為第二次大戰發生後，東西兩面的戰爭正打得劇烈，還看不出誰有勝利的把握，於是許多接近戰場的城市和交通路線，有的被徵用做運輸的孔道，或當做軍用物資的補給站，有的就直接受戰爭的威脅，時時被飛機轟炸。因此每個居民深感自身和國家都缺乏保障，隨時想法逃避現實。恰巧一年一度的假期到來，人人都不約而同地要找避暑地來消磨這種苦悶的日子，使緊張的情緒和疲憊的精神，得到暫時的鬆弛。果然這個安靜的避暑地，成了消除愁緒和振作精神的媒介，大家似乎都等待那隱伏着的幸福日子的來臨。這樣看來，等於那個避暑地已為他們安排幸福巧妙的日子，使每個人都認為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有了這樣一塊太平無事的地方落脚，也算是萬幸了。

我在這環境中認識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太太，她有一個美麗漂亮的面孔，和一對嫵媚動人的眼睛，她的身材又那麼地窈窕玲瓏，尤其她有更多受教育求知識學問的良機。她這次是帶着她的一個十八歲的女兒來避暑。這也使我看出這女孩的教育程度，和天生的麗質，將會和她母親一模一樣。這位太太和她的女兒，日夜在這間小巧的別墅裏，過着安靜的生活，尤其她有寬裕的經濟，可盡量供應她享受避暑所需的一切開銷。

至於她的丈夫，已回到他私人經營的財產辦事處辦事去了。但他規定每星期的最後三天休息，把應辦事項委託替他辦事的人員去處理，他就趕去和他的妻女過着愉快的小家庭生活。

但世事常常難於意料，有的人總是對一些可愛的人看不順眼，對幸福的人加以嫉妬，這種毒箭就射中了一個女人，她平常老相信自己的幸福生活，不會受任何不幸攪擾的。

但偏偏一個堂堂的男子會有嫉妬的習性，使婦人受到他的糾纏，而傷透腦筋。

那晚在這避暑地的月色分外皎潔，所有茶樓酒肆及娛樂場所都擁擠着顧客，顯出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這時在別墅洋台上坐着這位窈窕美麗的太太，手裏拿着一本名著，不停的閱讀了幾小時，一方面在等待她愛女的歸來，她是和一羣女友去參加一個盛會的。

忽然有一個中年男子來訪她，他用一種含有顫抖的的聲音向女主人問好，她聽了就用半歡迎半疑問的語氣回答他。

男子定睛看着她，他想像她能認識他是誰，雖然她已忘記他倆的友誼。這時婦人已看出他內心的不安的神情。但她顯得很鎮定，和藹地請來訪者坐下。並叫女僕拿杯咖啡來給客人喝，她一再地向客人說些應酬上的客氣話，在等待男子自我介紹，他究竟是誰？

他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好像一枝箭似的射中了她，同時她也向他射了一箭，這一箭她認為是自衛。

他對她笑了笑，表示他這次回來，是來探望她和女兒。……

他見女人忽然靜默，也就不再說下去了。只見她用手摸着頭，可以知道她的頭腦已變成了火山似的在噴放熱流，但她仍假裝鎮靜，和客人坐着喝咖啡。她平時對人的溫和態度已漸漸恢復，倒使男子方面發覺她的修養工夫，比他深刻多了。

在這月白風清的晚上，伸向海面的晒台上，這位過着幸福生活的太太，和那前來擾亂她寧靜的客人，一同坐着談些不愉快的話：

「我這次的拜訪，是你所等待的吧？」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男說：『這我這次的訪，是妳所等待的？』」

「所以剛才我雖告訴你姓名，我知道你已不易認識我了。」  
 「你的樣子改變得多了。」  
 「至於你却沒有絲毫改變，今天依舊保持了當日的美麗和安靜。」  
 「我保持着美麗是為我的丈夫，我保持安靜是為我的女兒呀。」  
 「我倆第一次的分離，不知不覺地已過了二十年了。」  
 「十九年零十個月罷了，那是在黎巴嫩的蘇菲勒避暑地。……」  
 「你是長於數學的人，你的記心當然不會隱瞞你。」  
 「我的記心自然不會隱瞞我了，但是假若我懂數學，也不致在迷路時的內心空虛了，假若約會是可靠的，我也會忠實地守約了。」  
 「難道說你不相信開羅的環境，實在是迫使使我和你的聯繫中斷的原因，在那之後……」  
 「你是說對我變心之後，就對我的誠實有了收穫嗎？你首先所想到的

是開羅的環境，但你却沒有想到決定這樣做以後的罪惡呀。」

「自那時起我就甘願受罪，做自己應得的懲罰。……是的，真主在使我和我的女兒也連帶受罰了。」

「你不該說：我的女兒。你不該把這純潔無辜的女兒牽扯在你的戀愛談話中，實在說來那時你只是愛我一人罷了。……我的女兒不知你是誰？她只承認我現在的丈夫是她的父親。這位純善的人在你遺棄我以後，和我結婚，他已明瞭我不幸的過去，他對待女孩比親生的還慈愛。」

「你能允許我和她見一次面麼？」

「不，不……」

「你不用對她說我是她的父親。」

「如果我說了她也會相信啊。」

「是的，請聽我說，從前我確實哄騙過你，我和你在黎巴嫩過了幾星期的生活就離開了你，如你所說的十九年零十個月，我就拋棄了你和那愛的結晶。……這些都是事實。我的家人要我和一個像你一般地美麗而有家財的女子結婚，但我拒絕了，我離開了我的家鄉，飄泊異地，我明白了事情的好壞，我有了賺錢的經驗，我終於成了鉅富。是的，我的財產多起來了，你聽到了麼？」

「我自然明白你所說的，但你沒有說你當時實在是違悖你的良心，造成我精神上的痛苦！何況你當時也稱得上是有錢人家的少爺，但你忽然離開了我，把約會拋在一邊，我最後只有一走了之，這是公正的辦法。你當日拋下你的未婚妻，你知道實際她在你的良心上，已是你的妻子，你却放棄責任，不管你女兒和她母親的歸宿怎樣。」

「這是實在的情形，我可發誓我自從認識你以後，就沒有愛過另外的女人，我之所以竭力地賺錢，就是為了要到你這裏來，把錢放在你身邊，讓你和女兒隨意使用。」

「現在錢對我有什麼益處呢？我丈夫是一個財主，他是我的堂兄，他把我由你所造成的冤孽苦難中拯救出，沒有人能明瞭舊時的這些事，我很幸福，我的女兒和丈夫也很幸福！你現在為什麼要到我這裏來，好像對我散發過去的祕密，使我從新恢復已淡忘了的記憶，並等於說你站在路旁阻礙少女的方向，使她對另一個她認為是父親的人，起了疑問，你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是一個受日子折磨的人，但它沒有改變他的心，我是個有愛情的男子，我從前所喜愛的那女人，今天依然在愛着她，我雖在想法把她忘記，但做不到，我想遠遠地離開你，我的脚步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埃及的土地來了，然後我到你在開羅的住家去找你，又到你在亞歷山大的住家去找你，才知你已到三角洲的海濱別墅來了。我已到此地一年之久，我每天看見你出入家門，有時也在社交場合中看見你，並看到你到你在各種慈善舞會中

，爭榮賽譽。我也看到你的女兒——也是我的。暗中注意她的青春和她的翩翩丰采，多少次我看見她和你的丈夫，或和你的外甥出入各娛樂場所，我懂得如何對付他倆，想對少女大聲叫着說：這男子並非你的父親，我才是你骨肉的來源。但每次都阻止了脚步，自言自語地說：最好先找她的母親，也許她已忘記，或者她仍能寬恕，這就是我來訪問你的動機，我沒有帶你回家的企圖，但我却要你承認既成事實，讓我把女兒帶回去吧。」

「絕對不能，……絕對不能。」

「如果我把秘密向你丈夫、女兒和社會人士公開，你認為對嗎？」

「如果你這樣做，那你算從新供給給我證據，證明你是膽怯和下流的人！」

「啊，啊，……我倆現時已進入抨訐和決鬥的階段了。」

「這種話會越扯越長呢，我的女兒和她的女友們去社會快要歸來了呀。」

「你的意思是不願我在此地認識她麼？」

「不管在這裏或任何地方，也沒有你認識的必要，我和我的關係早就結束了，每一個人都要過一套生活的花樣。至於我的女兒，剛踏入社會的門徑，一個做母親的應為她鋪路，預防任何足以妨礙她生活的憂患。我的丈夫有崇高的地位，他掌握着豐富的財產，享受着社會輿論的讚譽，他是她在法律上的父親，他能在多方面使她在生活上有保障，為她揭開幸福生活的大門，……你去吧，……我希望你就離開此地，……我願送你下樓，……你為什麼要來這裏呢？究竟為什麼？……我真傷心極了。」

「你不要哭泣，你的眼淚洗不掉我的主意，我既已碰了厄運，就和它拚到底吧，因此我對女兒的將來，已準備作任何經濟上的打算，你相信嗎？不該讓她知道她有一個富裕的生父，在暗中重視她的教育、康樂和幸福。」

「重視什麼呢？我為他沒有生產子嗣，因此更增加我對他的尊敬，在內心裏有高度的估計，至於你却藉口旅行，無故欺騙了我和女兒，不忠於愛情，不忠於約會。但是他就不同了，他和我建立了友誼之後，有始有終，使愛的籽粒重新生長，他關心了一個不是他的血肉的女兒，他是忠實誠信的模範，你去吧，我求求你。」

「你？你當初究竟是愛他，還是愛我呢？」

「你去吧，我求求你。」

「在我離開以前，希望你回答我，並為我定一個約會，因為我……」

「啊，啊，你去吧，我求求你。」

「……我不想再來一次了。」

「你去吧，我求求你……我已聽到了嘈雜的聲音，是的你聽，她已和她的女友們回來了，你去吧。」

× × × × ×

這男子心情異常沉重地站起來，回頭就走，到了門口……

婦人已料到所發生的事，已無法遮掩，她被毒箭射中的創傷，亦不能馬上復元，……這時那男子已同他的女兒碰面，一會兒他的脚步已走完最後的一級樓梯，他癡呆地站着以乞憐的眼光看着，少女把身子側在一邊，想讓他走過去，在她的嘴唇上露出了溫和的微笑……

這時婦人也急迫地走向晒台，伸頭向着下面，顯出快樂的神色，高聲對來訪者說道：

「先生再見，請代我問候府上的老幼，如果我到開羅去，希望再來看看我們，……啊，……這個就是我家的女兒，她小時你已見過她了，……啊，親愛的，這位先生是我家的好友，但你長大後已不認識他了，……你小時他曾抱過你呢，你曾在他的膝上嬉戲過，他曾給過你許多禮物，你應該請他在你頰上親一親吻，乖乖。」

少女聽着媽媽的吩咐把頭伸過去，給這位來訪的生客親了一親吻，他頗為感動地對少女說道：

「請你也親一親我的面吧，我就像你的爸爸似的。」

少女果在他的面頰上也親一親嘴，表示回敬，並當他做幼時在他膝上嬉戲的父親。

皎潔的月光吻遍了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來訪的這位客人離開了海濱這一所小巧玲瓏的別墅，身子漸漸地隱沒了。

自然無限的回憶充滿了腦海，就像在婦人的腦筋裏也盤據的思緒一樣，原先他愛她，她也愛他的情況相似。無疑的他倆都互相勾引起二十年前的回憶，那年的夏季，他和她在黎巴嫩的避暑地所過的生活，是多麼地富有詩意，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在異地相逢，但昨日和今天就大大地有了分別，雖然是同樣的夏天，同樣的避暑地。

這位做母親的，除了把真實的情況表過不提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她也把那男子來訪的真情對丈夫蒙住，此外她還有什麼更具體的辦法呢？

× × × × ×

婦人和她的丈夫，享受相當長的榮華富貴的生活後，都已先後死去，至於那位最初的戀人，少女的父親，他已遷到遙遠的地方去，他的音訊也完全斷絕……

少女已結了婚。她現在已成爲阿拉伯社會交際圈裏的一朵艷麗而芬芳的鮮花。她在結婚前就接受了養父的遺產，包括金錢，房屋及土地。繼承了她生母的美麗，窈窕和聰明。她首先毫不計算地爲人道事業及慈善工作，贈捐鉅款，其次也爲防止人性的忌妬和作祟，花了不少的錢財。

# 女人的暗語

莊綺

——這種男人所無法領略的雙關談話，不僅鎮定了複雜的社交情況，而且還使女人的相門，不致擾亂了氣氛的寧靜——

有一種最廣泛通用的語言，它是既無名稱，也沒有詞典可考的。女人們幾乎從孩提的時代起，就開始學會講這種話了；但是，男人們縱然學習五十年，我想還是沒有多大的成效。

一般婦女們，她們總善用一些奇妙綜合的字眼，說話的語氣，眉宇間的神情，與及適當的停頓等等，來表達內在的心意。她們會得用一種悅耳的聲調，來和對方作一個有力的小爭鬥，以致使旁觀的男士，還以為她們彼此在相互的恭維。她們雖在劇烈地抨擊一個當時沒有在場，而不大討人喜愛的女人，但在男人們的心目中，却以為那個被談論着的，正就是她們所要好的知己。同時對於社交上困難的處境，她們也能以一種顧全面子的自然姿態，來適應當時的場面；然而，她們對所做出的舉止，却是無意履行的。

舉個例子吧：

當女主人認為這是客人該走的時候了，她還會自然地對來客們擺出一副殷勤的模樣，致使很多的男人，都為此弄得迷誤不解。不少的先生們，他們星期天在朋友家裏吃過一頓閒適的午餐之後，正舒服地坐在客廳的梳化椅裏休息，突然被他的妻子——不願女主人盛意的挽留，硬拖着跑了。或許那個女主人說：「你再要多喝一點咖啡嗎？」那種說話的聲調，大有一「在你離去之前」的意思隱漾在內。於是，為了迎合主人的心意，這個聰明的妻子，便知道他們不該再逗留了。

又如兩對夫婦，他們在聽完下午的音樂會後，步行回家，先到了甲的家門，彼此正要辭別的時候，甲太太堆着笑臉地問：「你們不進來喝杯茶嗎？」要是她誠意地說：「請進來坐一會，和

我們喝了茶再走吧。」乙太太也許會樂於接受的，但在一個女人尖銳的耳朵裏，對於一種過份客氣，而又帶着試探性的語調，明知只是虛偽的做作罷了。

不幸的，在乙太太正要藉故推辭之前，乙先生已經大踏步地走進去，一面說：「啊！好的！晚飯之前，筵席和我一點兒事情也沒有呢。」就這樣，在一個散放着當天星期日報的客廳裏，女主人露出一副繃緊的嘴臉，招待他們吃一些走了氣、不大脆的餅乾，乙先生這才自悔，早知不該進去了。

## 吉打的第三大城市



居林是吉打的第三大城市。位置在吉打的南部。因為她是第三大城市，所以在吉打州之內，她的許多事物，都是排行第三，但也有許多是例外的。

居林市的四周，都是山林。南面的一座山，綿延到二十哩以外的另一個吉打州城市——西嶺。其他東西兩面的山脈，也綿延至七八哩以外。這是一個山城，所以市區之內，並沒有河流，甚至沒有小溪。在市區的東北郊，只有一條小河；這條小河經過南郊又繞過西郊，約略地環繞着居林市區。居林四周平坦的地方，都種植樹膠，只有在南郊至西郊靠河的平地種有稻穀。

居林的街道，都是很寬闊的，而且很平坦。多數的街道，都是筆直的；從街頭一望，街尾的情景隱約都可看到。其中最重要的有橫街（或稱老火較路），大街和巴利街的前一段。這三條街道都是垂直，成一「U」形。其他的街道，多夾在這三條重要的街道之間。

這三條街道的重要，就是因為多數商店都在這些街道上。所有的洋貨店多位於老火較路。金鋪則在大街上；而巴利街上，多數是雜貨店。還有一部份的雜貨店却集中在老火較路，其他的店鋪如樹膠店、酒店，仍多分散在這三條街上。由以上的情形看來，很明顯地，這三條街的连接處，便成了這市場的最重要地區。還有，在大街和橫街的连接處，便是吉南的最大警局。在大街的尾端，便是市政廳和法庭。在巴利街的後一段，是電話局。醫院是在一條和橫街相連接的醫院路尾段。有了上述的建築物，愈益增加上述三條街道的重要性。

居林並沒有大建築物。最高的建築物，也只有三層而已。不過值得一提的，

有時，女人在某種尷尬的社交情況下，利用一陣含義深長的停頓，也是時有的。譬如鍾太太打了個電話給史夫人，說她有四個未出嫁的表妹，剛從外地到來，她很想帶她們一起來參加史先生的鷄尾酒會，史太太怎樣呢？她雖然心裏不大喜歡，但嘴裏並不這樣說：「見鬼！帶這麼多人來。」反之，她會熱誠地回答道：「啊！好的，帶她們一塊兒來吧。」但她在說這話之前，先紮了會，然後才開口的，這樣一來，鍾太太便明白對方的心意了，除非她不在乎將來跟史先生的交情，否則，還是自己買點東西，讓她的表姐妹們在家裏幾個人吃的好。

還有，婦女們時時會慣用一種反面意思的技巧來說話的，例如當她向她的丈夫說：「這次日，我不要什麼東西了。」你以為她真的是這樣

想嗎？其實，她只不過要提醒你：「到現在還不見你把禮物帶來，喲！別把我的生日遺忘呀！」這才是她要說的真話呢。如果你真的照着她字面的話：「我不要什麼東西」去做，啊！說句俗話，你就得準備吃「排頭」了。

又如某太太在跳舞時，她發覺她的先生在望着一位頗惹人注目的小姐，於是她說：「『那個』施小姐長得很美啊！不是嗎？」如果做丈夫的，聽到他妻子對別個女人的讚美，而同時在那女人名字之前，特別又加上了「那個」的字眼的話，答了個「是」字時，他實在是自尋煩惱！

在我婚後之後，我才覺察出，不管怎樣聰慧的男人，有時也難於領悟異性間心底的祕語。有一次，我和外子去參加一個宴會，當時有兩位年青的小姐正在唇槍舌劍的大吵一陣，致使所有在坐的女客們，個個都聽得提心吊胆。等到我們一離開宴會，我當時就向我這位新婚夫婿說：「你覺得剛才她們爭吵得怎麼樣？」他一時給我弄得莫明其妙，茫然地反問着：「什麼爭吵啊？」

「怎麼？你剛才沒有聽懂嗎？就是因為李小姐看到那個打紫色口紅的女郎在向她的男友獻媚時，便故意對那個女郎說是她穿上了過於美麗的

衣服而引起的。」  
我的先生聽了，仍不甚懂。我說：「她的說法，顯然在譏笑那女人費了多量的金錢，打扮得妖形怪狀，她表面稱她漂亮，其實暗地裏却是在說她的怪模樣，根本就不會對男人有導火性的吸引，而那件化了這麼多錢做的衣服，徒然白費心機吧了。」

外子聽了我的話，臉上露出一副迷惑的神態，他說：「事實上，我看那個打紫色口紅的女郎，正在謙遜地向李小姐奉承呀！」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我向他說：「這裏就是那些所謂恭維話的一種了——李小姐正在和另一位女友談及她看過的一本新書，打紫色口紅的女郎於是乘機插嘴說：『喲！你真是博學多才，讀過那末多的書，可憐笨拙的我啊！簡直一

## 居 林

便是中央醫院，這是依着山勢建築而成的。總共有四層，其形勢有如「圭」字，但一層高過一層。第一層是醫藥所和辦公處，第二層多數病人是小孩，第三層和第四層的病者多數是成人。每一層有兩排房子。第四層左邊的一排是二等房，右邊的一排是病房休養所，所內有圖書供給病人閱讀，而且空氣流通。每一層的房子前，都有一片草地，並有花木，空氣特別新鮮。因為是依山建築，所以氣候非常涼爽。這座醫院在吉打州中是數一數二的。

居林法庭左側有一片空草地。草地上，零零散散地有十多張椅子，傍邊盡是小樹。這塊草地，便是將來的居林花園。因為是新近才發展的，所以樹木花草尙都矮小。白天並沒有人在這裏遊玩；但在傍晚，便是附近人家孩子的天地；等到夜幕拉下來的時候，又成了青年男女的世界了。在法庭的斜對面，有一個山坡，附近便是軍營的所在地。站在這山坡上，居林的景色便可盡收眼簾。

居林四周的山上多種植樹膠，樹膠是這裏的重要產品。其他出產很少。也許是因為膠樹多的緣故，居林的住宅多備有蚊帳，或是點燃蚊香，才能够驅走嗡嗡的蚊羣。

連居林屬下的城市鄉村在內，它的面積雖大過板島，但却沒有一間華文中學校。就拿居林市來說，也只有兩間華文小學；三間英校；二三間馬來學校；印文學校，則不得而知。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公立覺民學校和政府英校。其他兩間英校的最高班，便是八號班。若想繼續升學的話，至少便得到九哩以外的

大山脚去。華文小學的畢業生，也遭到同樣的困難。因此可見居林教育水準的一斑。所幸近年來覺民學校已在積極籌備擴建校舍，並擴辦初級中學，這將是居林教育史上光榮的一頁。

洪 永 松

無所曉，假如我晚上能够像你那麼空閒守在家裏的話，我也真要多讀點書了。」

「對呀！對呀！」我的先生自以為是地說。其實，那個女郎話裏那股隱約的諷刺，他竟全然無法捉摸。

大致說來，語言間真實的含意，往往得看說話時的語氣而定。即如一個女人說：「我想她這人很好。」就這麼一句話，它可能產出一打以上各種不同的意義和解決法——如果一、說話的聲調，是十分誠懇而公正的，它可能真的是說她這人很好。二、一種模糊的敵視態度，同時語氣着重在頭一個字的時候，聽眾們自會明白那個被談及的女人，是怎末的不討人喜歡了。三、一份平淡乏味，毫無表情的聲調，也足以說出她是個相當令人討厭的傢伙。四、當說話者把一種輕微而

略帶狡猾的嚙嚙語氣，加在「很好」這兩個字上時，這表示她還有很多關於那女人的批評，只是等待適當的時機才說吧了。

總之，太太小姐們相與交談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她們在說話時，必定不顯明地道破對方話裏的真意，正如一個小姐在遭到對方陰沉的抨擊時，她也絕不會正面反駁說：「你的衣服也不見得好看啊！」但是，她却會以另一種諷刺的語調答：「你這衣服倒很美啊！我姑母去年也有這麼同樣的一件，她很喜歡那身衣服呢。」

雖然，這種奧妙的語言，是那末錯綜複雜，然而，它顯明地着實有其優越之處。話又得說回來，先生們！假如你以為你也有意學習這種語言的話，我想還是請你去轉讀梵文好了，你會覺得它比這種「女人的暗語」容易得多呢！

# 新 年 短 篇 小 說 徵 文 比 賽 揭 曉

本報爲了提倡短篇小說創作，發掘優秀的作品及人材，特於今年一月十日起，舉辦第一次的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至三月十日截止，共收到應徵小說一百四十一篇。應徵者包括教師、記者、學生、工廠書記、店員等各界的文藝愛好者。應徵的稿件也包含着各種各樣的題材，廣泛的表現了馬來亞的生活與現實。從這許多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馬來亞決不乏寫作的人材，而大家從事創作的熱情以及嚴肅的寫作態度，也是可感動的。經過本刊編輯委員會審慎地初選與複選，除選出冠、亞、季軍外，尙選出優異作品三篇。在其他未入選的作品中，當然還有不少佳作，但因限於名額，不免有遺珠之憾。希望大家本着對文藝一貫的熱愛，繼續努力創作，本刊願始終忠實地爲大家的園地，以供相互切磋琢磨。現在將冠、亞、季軍名次及優異作品揭曉於后：

名 次	題 目	作 者	筆 名	獎 金
冠 軍	阿末與阿蘭	羅紀良		叻幣二百元
亞 軍	生 病	陳錦炳		叻幣一百五十元
季 軍	太陽出來的時候	鄭權利	呂 朗	叻幣一百元
優異作品	「六六二」的孽債	康 瑜	羅 紫	按本刊最高稿費，每千字叻幣八元
	我懷念母親	李牛才		
	錢		王 明	元致酬。

一 九 五 七 年 上 半 年

## 蕉 風 文 藝 叢 書

從黑夜到天明

(短篇小說集)

江陵著

集愚集(散文集)

馬摩西著

爛泥河的嗚咽

(短篇小說集)

方天著

食風樓隨筆

(散文集)

蕭遙天著

趕路(小說散文集)

古梅著

秋天的渴念(詩集)

常夫著